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浑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



浑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的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4%印张·4插页·10插图·92,000字·印数：1—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7090·416 定价(6)0.70元

前 言

在那葱郁的松林下，靜靜的渾河边，多少年来高坎的农民就辛勤地劳动、生息在这里。在旧社会苦难的漫长岁月里，在地主与伪官吏的殘酷剝削压榨下，他們过着无法忍受的痛苦生活。

一九四八年十月，高坎人民終于盼来了共产党，从此永远获得了解放。

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高坎人民掀起了群众性的翻山倒海的斗争巨浪，冲毁了封建堡垒，扫清了反革命残余，堵死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洪流，奔騰澎湃，一泻千里。

十年来，特别是人民公社誕生后，整个高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是小片土地上的旧式犁，到今天，广阔的田野上奔馳着拖拉机；从前是怕水涝，苦干旱，到今天，无论是风雨虫灾，也保証年年都增产；从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一条綫，到今天，工厂冒烟，牛羊滿圈，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从前是吃不飽，穿不暖，到今天，不仅丰衣又足食，

还建立了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小学、中学、图书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說也說不完。

所有这一切巨变，仅仅发生在十年之間。高坎人民深深地体会到，只因为有了共产党，才有了这一巨变。是党领导他們分了土地翻了身；是党把他們領上了互助合作的阳关道；是党撫育他們在斗争中成长；是党领导他們走向人民公社。从此后他們彻底解除穷困，跨进富裕門。共产主义灿烂輝煌的前景，照亮了他們的心，有了党的指引，为了社会主义早建成，斗志更昂揚，脚步更加紧，奋力往前奔！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教育方針指导下，我們——辽宁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和四年級部分同学到了高坎村，和社員們劳动、生活在一起。每当听到他們回忆起辛酸的往昔，贊美这活生生幸福的现实时，十年来，新农村的发展，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偉大变化，深深地吸引了我們，激动着我們的心。十年来，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社会主义道路的无限美好，群众革命干劲的高昂，使高坎变了样，使全中国变了样。于是，我們想到應該把高坎人民十年来在党领导下所发生的这一偉大变化写下来。

要写下十年来党的功績，社会主义的功績，人民群众运动的功績，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高坎党委一再地鼓励我們，关怀我們，支持我們；高坎人民为更美好的未来而热情奋战的干劲，在激励着我們，鞭策着我們。几个月来，在高坎党委的领导、关怀和社員的支持下，这本书终于写出来了。

編写这本书的主观意图，是想反映出高坎人民公社十年来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直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变化。但限于我們的水平，很难把这一巨大的变化充分、深刻地反映出来，还望广大讀者給予指正。

編 写 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于沈阳

目 录

前 言

公社巡礼·····	1
苦难的往昔·····	8
急风暴雨·····	16
天下是人民的·····	25
妇女抓特务·····	31
組織起来·····	35
前进一步·····	43
赵刚和妇女生产队·····	50
工人农民心連心·····	57
合作社在斗争中成长·····	64
“黑社”·····	73
一日千里·····	78
烏云遮不住太阳·····	84
深厚的国际友誼·····	92
毛主席到了高坎·····	99

初升的太阳照耀到浑河畔	102
一切服从大跃进	108
多种经营	113
鼓舞	119
幸福生活	124
民族大团结	132
还是人民公社好	134
十年后的畅想	141

公 社 巡 礼

亲爱的讀者，当你翻开这部公社史的时候，先請你到高坎人民公社来參觀一下吧。

你一定会問，为什么它的名字叫“高坎”呢？因为它位于潭河北岸地势較高的地方，所以人們管它叫“高坎”。它原是一个小村庄，这一带互助合作的第一把火就是从这里燒起来的。高坎人民公社就是由高坎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名。

高坎人民公社的領导机构設在馬官桥。从沈阳坐上汽車，沿着一条笔直的大公路不到半点鐘的工夫，你就可以坐在公社办公室里了。

这个公社是由原来大东区四个乡（东陵、高坎、英达、滿堂^(註)），七十七个自然村，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公社的北部，有馳名全市的风景胜地灰山，南临深井子人民公社，西面是沈阳市区，东面一直到煤都撫順市。公社境内，长白山支脉在北面，山虽不高，但起伏蜿蜒，迂回

注：滿堂原屬高坎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春划归沈阳市地方国营畜牧农場。

复杂。山上多是四季常青的古松，巍然挺立，关于这葱郁的群山，民间曾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山的形状有的象人头，有的象驼背，因而人们给它起了许多不同的象征性的名字，人们把静山称之为龙脉。其他地方净是肥沃的黑土平原。在大山脚下，沈抚公路自西而东横贯中央，它好象生命线一样连接着东北最大的工业中心沈阳和著名的煤都抚顺。公社的南部，浑河横流，它日夜不息地奏着幸福生活的颂歌。

公社东西长五十华里，南北宽二十五华里。在这里住着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人，有七万余亩耕地。

公社在社管理委员会下，分了九个管理区，三十七个生产队，两个直属工厂，一个直属拖拉机站。

做为一个参观者，除了了解上面所讲的情况外，你一定还非常关心公社的生产和资源。

这儿种植蔬菜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蔬菜以外，还耕种着水稻、高粱、苞米等作物。当金色的秋天到来时，除了滚着金浪的稻田外，到处是一片碧绿的海洋。绿油油的大白菜，茁壮地生长着，有的一棵足有十多斤重！胡萝卜地、大头菜地、柿子地成块成块的，红红绿绿地撒满田野，好象是红绿发光的宝石镶嵌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柿子地里不知是哪个妇女生产小组在那愉快地劳动着，歌声笑声不断……。随着一双双灵巧的手的移动，黄红色的西红柿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筐篮。风车在旋转，电井在隆隆作响，水源源不断地通过水渠流入四面八方，滋润着蔬菜繁茂地生长。

渾河兩岸變了樣，
電綫真象蜘蛛網，
鐵馬奔馳田野上，
電井日夜灌溉忙。

听，哪里来的歌声？随着声音望去，原来那边是一片稻田。在那里，脚步声、镰刀声、歌声汇成一股巨浪，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哟！谁割的那样快，转眼间两个精神焕发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跑到了最前头。这两个人一个是朝鲜族社员张吉玉，一个是好说好笑的刘文忠。他们在秋收战役里，成了两面红旗，带领人们前进。在公社里，那些干劲高劳动好的社员是最受尊敬的。随便你问哪一个社员，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流汗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把新鲜的蔬菜和足够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城市，来支援工业建设。

通过大田，再往前走便是设在东陵的畜牧场。走到畜牧场门口，必须到门旁边的石灰匣里，把鞋底蘸一蘸，省得带进细菌，不利于牲畜的健康。进到院里感到这院落很宽敞。干净的牛圈里拴了很多牛，有黑的、白的，还有花的。院子里的沙滩上还趴着几条牛，神态是那么悠闲自在，旁边有几个妇女，正在给几条大牛挤奶，呵，一桶又一桶的，挤了那么多。院子后面还有很多羊舍。为什么羊舍空空的？原来，雪白的羊群正在后院吃草。猪圈也收拾得十分干净，猪舍旁边还挂着值日牌，瞧，数刘忠忱所管理的猪洗刷得最干净，长得也最肥。在鸡舍里，隔窗可以看到，一群群雪白的莱克亨

鸡在鸡架上立着晒太阳。饲养员拿出一个鸡蛋来给大家看，呵，可真大，放在秤上称一称，足足重四两。

眼前的群山，埋藏着极丰富的矿藏，有青石、白石，可以作耐火材料和陶器。铜矿埋藏在旧站以北的地带，宝贵的水晶产在满堂。此外，还有石灰石、铁矿、英达的白泥矿等，这对公社的工业发展是极有利的条件。山上还有很多药材，据估计可达百余种，有可制杀虫剂的狼毒，治硬伤的地隆骨，还有黄风、芥梗、车前子，供城市各药局使用。

群山之中还栽种着许许多多的果树，有一千多株苹果，二千多株葡萄，此外，梨树、李子树、山楂树、桃树都有许多，结果时，红黄色的果实挂满了树枝，假如那时你来到了这里，你将不知道先吃哪样的好了。

看完了这些，你一定还在想：社员的生活怎么样？

在公社的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关于这个，不用做什么今昔对比的生活调查，看看社员的衣食住就可以得出结论。

大街上，田地里，再看不到衣衫襤褸的人。老人们大多穿着干净整齐的衣裤，妇女们，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妇女都穿得花花绿绿的，小伙子们喜欢穿青蓝二色的制服，雪白的毛巾扎在脖子上，红黑色的脸膛，看上去有多么健壮！至于那在旧社会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衣裳，早已当作旧社会的罪证被保存了下来，为的是留给后代的子孙，让他们也知道旧社会的酸辛！

在这里，你再也找不到破烂不堪的草房和地窖子，宽大

的瓦房，干淨的小院落到处都是。各处牆上，都画着五彩壁画，每家門前和村道上都是濃綠成蔭，細柳成行。走进院里，你会发现門窗的玻璃光洁明亮，門框、窗框都是用綠色的油漆刷的。再走到屋里去，你会看到家家都有一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画像，有的挂在牆上，有的鑲在鏡框里摆到桌上。你要問为什么这么齐整？社員們会告訴你：这就是我們的心意。

我們信步走到第二大队的公共食堂，食堂的牆壁刷得雪白，黃色的桌凳在寬敞的屋子里一排排地摆着，地虽然不是水泥的，但也十分干淨。屋子的东头排列着一个个卖飯的窗口，窗台柜台全油刷过，看上去十分雅致朴素。开飯前，扎着白圍裙的炊事員把桌凳先擦了一遍。开飯了，呵！这么多人都来进餐，足有几百人呢！双目失明的馬老大爷也拄着拐杖来到了食堂，炊事員把飯菜送到他老人家跟前，等他老人家一声不响地吃完头一碗时，炊事員又送来了第二碗飯，他左品右尝，最后笑咪咪地說：“这飯菜做的真沒比，比我儿媳妇做的还强，我若眼睛能看見，一定好好看看这个食堂！”这个食堂逢年过节还可以吃餃子，吃席可以吃到八碗、两件、四个压菜。素常日子，牙口不好的老人可以吃到稀粥、炒青菜、白面湯。

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至少也可以說赶上了过去的一般中农，然而这还只是改善生活的开始。

如果你愿意看看公社的文教卫生事业，公社自己的医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和小学及識字班，会向你說明群众对它有多么喜欢。小学的发展已經使所有

的适龄儿童都上了学，識字班里坐着五、六十岁的老大爷。电话网、广播站在全社境内星罗棋布……。

如果你愿意看看公社的新建設，可以到旧站、仁鏡、彭楼子，那里正在筹建三处葡萄园、一处苗圃。

如果你愿意参观工业建設，就讓我們到高坎的工业中心旧站去看看，在那里有紅磚厂、淀粉厂、化肥厂、粮米加工厂、农具修配厂等。

再看一看草炭干餾，只要經過简单的加热，就可以得到珍贵的原油。草炭就是本社境内刘家沟所出产，这充分体现了农村办工业白手起家因地制宜的原则。

如果你愿意游览风景，这里著名的风景区在灰山。这座蜿蜒起伏的灰山，座落在沈撫公路的旁边。山上有皇太极之兄塔拜的坟墓。到春天，桃李花盛开，这座山便被粉红色的雾团团围住。在群山环抱的地方，还有一座美丽的养鱼池，池水清澈见底，大鲤鱼、胖头鱼、草根鱼，一群群，一队队，互相追逐着游来游去。登上这座山，鳥瞰全公社，真是宏伟壮观。

如果你愿意参观名胜古迹，我們可以上东陵。东陵是努尔哈赤的坟墓所在地。东陵的四周，是粉红色的围墙，陵园内，古树参天，浩如林海。著名的一百零八磴，建筑在东山坡上，此外还有石牛、石馬、石象、华表及华丽的皇室。这座宏伟的古代建筑，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建成的。但是历代以来，創造财富的劳动人民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只有在现在，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帝王的陵墓才成了人們游览

的胜地和休息的地方。

现在，生活是这样的美好。然而，在党的领导下，高坎公社的社员们并没满足。一九五九年，一个更大的跃进开始了！这个公社正象雄鹰一样，以它无比的青春活力，乘东风向着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展翅飞翔！

苦难的往昔

生活在今天的高坎是这么幸福，然而老一辈人却怎么也忘不了他们苦难的往昔，忘不了旧社会统治者对他们的折磨与奴役！在旧社会的黑窟窿里，封建地主的地租、高利贷，日本鬼子的苛捐杂税，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刮抢劫，所有这一切，把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果实，挤的一干二净，直逼得农民喘不过一口气。

解放前，全高坎村（包括兴龙铺村）共有满、汉、朝鲜等族一百六十多户人家，二千七百多亩地。只八户地主富农就占去了二千四百多亩；全村穷哥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一小撮剥削者的手里。

韩玉成是村里的老佃户。租地主二十亩地。平常年景能打二十七石粮，交地租十三石，纳田赋六石，税捐花销二石，逢年过节和东家办红白大事都得送礼，这又去一石，辛辛苦苦一年，只剩下五石粮。一家五口就靠这五石粮，对对付付地活命。

十冬腊月，身上也只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破棉袄，补

丁落补丁，窟窿連窟窿，破棉花滴溜搭拉地露在外面。脚上是一双張着大嘴露出五趾的鞋。北风呼呼地叫，刮在臉上象把鋼刀似的，直冻得他滿場院乱跑。租富农老祝家一鋪炕，房子破烂得連个門都沒有。夏天还好过，一到冬天小北风颼颼地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屋子象冰窖似的。一家五口人只有一条破被，棉花早就疙疙瘩瘩零零碎碎了。到晚上，孩子在当間，大人在两边，就这么东拉西不够、西扯东露头地一直冷到天亮。

一九四七年大飢荒，日子就更苦了。家里沒一粒粮，一家大小只得以树叶野菜充飢。地主家粮食堆成山，却乘机高价卖粮，大发其财。大地主王宝田更狠毒地大叫：“誰买我的粮食，得用秫秸棍挑着錢来。”

韓玉成家沒有錢，也沒有去买他的粮食。可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呢？正好老祝家需要奶媽奶孩子，好容易去講妥了：四斗米一冬。为了生活，韓玉成的老婆不得不放下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咬着牙关，一狠心到了老祝家。奶着人家的孩子，想着自己的孩子正躺在炕上餓得哇哇直哭，当媽的只好两泡眼泪往肚里流。最后，东家的孩子喂胖了，自己的亲骨肉却活活餓死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到了年底，老祝家看見自己的孩子胖了，却想賴掉四斗米的奶孩子的工錢。經好說歹說最后才給了一斗半。一斗半，这就是一个孩子生命换来的全部代价！

其实，在那吃人的社会里，这又算得了什么？象韓玉成这样的穷苦人家又何止千千万万！在同一个高坎就还有一个

赵德安。

赵德安的父亲是給地主家扛活的。賺来的工錢，根本无法維持一家三口的最低生活。沉重的劳动，使父亲終因年迈体衰，劳累而死。那时赵德安才八岁，为了母子二人的生活，他只好去給人家放牛。冬天穿着件破棉衣，光着两只脚在雪地上和牛生活在一起，常常冻得他把脚踩进热牛粪中取暖。就是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十七岁那年，为了养活老母亲，便开始給地主扛活，当半拉子，幼小的身軀被地主家的繁重的劳动日夜折磨着。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赵德安一天天长大了，好歹算娶上了媳妇，安了家。但是，媳妇剛过門两年，就得重病死了。留下个孩子由奶奶带着。老小三口因为交不起房租被地主赶了出来。为了找个藏身之所，只好在渾河北岸的坎下挖了个地窖子。阴暗、潮湿，終年不見太阳。天长日久，母亲因此得了重病，难以行动。

一天，母亲燒火热湯，一不小心失了火。因为行动不便，母亲被火封到里面。这天赵德安正在渾河南割地，忽听到有人喊：“赵德安！家里着火了！”听到叫声，好象一把刀子插在心尖上，重病的母亲！家！一下閃到脑子里。他扔下鐮刀，拔腿就跑，趟过渾河，一气跑到家。“家”，早被燒塌了。坎子下面一大群人围着，他急忙挤进去，呵！母亲！母亲躺在地下，全身焦黑，已經难以辨認了。一霎时万箭穿心，两眼发黑，叫了声“媽！”便猛扑到母亲尸体上，热泪夺眶而出。看的人也都牵拉了脑袋。……

四周死一般靜。天上几片灰云，渾河默默地流着，几片树叶飄飄搖搖落到地上。

地窖子燒了，母亲死了，剩下父子两人到哪里去呢？去扛活就无法照顧孩子，为了这，赵德安向地主提出：只要允許带孩子去，宁肯不要分文工錢。就是这样，也被地主拒絕了。把孩子寄放到别人家，可穷哥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呵！和他一起干活的秦日山，看到这种情况，实在酸心，便对赵德安說：“老弟！咱俩都是穷哥們，同命相連！孩子明天就送我家去吧，我給你照看着。”第二天，真的就把孩子領去了。其实秦日山也是一个单身汉，只不过比赵德安多了一間破草房而已。

赵德安、韓玉成两家的遭遇就是整个高坎村穷苦农民遭遇的縮影。旧社会穷人的生活呀，真要比黃連还苦十分！高坎人民就是这样生活在虎口里，掙扎在死亡綫上！

但是，他們对地主的反抗与斗争却从来沒有停止过。至今，人們还没有忘掉这样两个小故事：端鸡架和胖揍东家。

端鸡架是这么回事：高坎村兴龙鋪屯有一个地主，人都叫他发大賴。发大賴根本就不把扛活的当人看待，稍不順心，張嘴就罵，举手就打，这已經是家常便飯。在一个初夏的一天，发大賴又大喊大叫地罵起来了，这回可把扛活的伙計們气急了，扛着鋤头来到地头时，有的把鋤头一扔要不干了，有的想跟发大賴拚了。最后一个精明的小伙子張振发出了一个主意，他說：“咱也别不干，也不跟他拚，咱給他来个这个……”說着拿鋤头尖在地上一比划。

“端鸡架？好呵！”

“嗨！这回可瞧咱穷哥們的。”

开始干活了，一个个臉上笑嘻嘻的，鏟起来，都那么輕松、熟練。第二天发大賴到地里一看，一壟壟干干淨淨，一根草也沒有，土也鏟得深，黑油油湿潤潤的，沒留下一块白。可就有一样：一棵棵小苗虽然还直溜溜地站着，但叶子全都耷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問伙計，都說不知道，他虽然知道是鏟的緣故，却又找不出毛病在哪。原来是伙計們鏟地的时候，鋤尖在苗根底下一撬，这样苗根就都活动了，小苗怎能不枯干呢！这回伙計們可真狠狠地报复了地主一次。

胖揍东家比这更痛快。

一天中午，在高坎村的北道口，一伙人在大榆树下歇晌閑唠。不知誰提起了地主打扛活的事，大伙这就唠开了：东陵有家大地主，常打扛活的，被他打走了好几个，这下誰也不乐意上他家扛活去了。一个叫乔万生的小伙子听了就来了气：“怎么！他敢随便打人？”“可不，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就象他媽个活閻王！”乔万生越听越来火：“明几个我去，看他敢怎么的。”“这陣他正在着忙呢，打得沒人愿意去了，他没办法就把劳金往上提了一点，可这也不好使，还是沒人去。你去可正好。”乔万生說：“好！我去。他要敢动我一下，我不要了他的狗命！”随后站了起来：“要不好好治治他，他也不知道咱穷哥們的厉害。”

过了几天，他真的辞了原来的东家，上东陵那个地主家

去了。

乔万生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有力；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又好又快，没说的。提起他来，十里八村没有不夸的。到了哪个地主家，不管干什么，打头的总是拉不下他。可就是不理东家那一套。东家总感到这个伙计不好摆弄，有点棘手。总想用他的老办法，挑毛找刺地寻机会打一頓。

一天上午，乔万生正在地里割苞米，地主来到地里，走到打头的跟前说：“打头的，你没看着哇？那是干的什么活计？”万生抬头一看，眼前就他和打头的，别人都还在大后边，知道是冲他来的。他把眼一斜，没吱声，心想你要敢找我的碴子，我可不能饶了你。地主一看万生一声没吱，就转身回去了。中午，正吃晌饭，东家从屋里出来，站了半天才慢慢吞吞地说：“挣什么钱就得做什么活！到我这儿来，就得给我好好的干。”万生一听，再也憋不住了，把碗往桌子上一扔，通的一声站了起来：“东家，你说谁？”“我就说的你。”万生刚想接话，地主扬起拐杖劈头就往下打。万生右手抓住拐杖，左手一把抓住地主脖领往下一拉，摔开拐杖迎面就是一拳：“你敢打我，今天不把你这老狗打成肉酱！”一边说一边又是几拳几脚，打的地主鬼哭狼嚎。伙计们知道万生打他不费力谁也不来拉仗。这时在下屋住的地主哥兄弟，听到声音急忙跑到上屋想打万生。伙计们一看不好，就都来拉仗，使乔万生没挨一下打。

下午万生和伙计们老早来到地头，都哈哈地笑起来。有的说：“万生，你打的好，真解渴。”

“他再想打咱們，得先摸摸自己屁股。”說完大家都笑起来。有一个年約二十岁的小伙子比手划脚地說：“你打他真不費力，他那个挨打的样，象狗熊似的一动也不敢动，就知道呲牙咧嘴的叫，我看那个相，真憋不住乐。这老家伙昨晚准沒做好梦，沒曾想在你的手下吃了一頓‘胖揍’。”万生笑了，拍打着小伙計的肩膀說：

“要不叫你們拦着，我还得打他，直到他說今后不再打伙計为止，不然是不能饒他的！”

地主挨了一頓打，心中总是不好受。想不用万生吧，又挂着他这手好活，用他吧，又覺得棘手。还总想找机会打万生一次。

一天地主叫乔万生去堆苞米秸垛。这个活是难干的，尤其是大垛就更难垛。本来这个活應該由打头的来干，而地主偏叫他和几个伙計来堆。万生心中有数，堆也沒有什么难的，于是就答应了。到第二天头上，高大的苞米秸垛堆起来了，路上赶大車的看着都叫好。而地主却在垛下念“三七”，一会儿說这捆靠里了，一会儿又說那捆靠外了，总想法挑毛病。万生在垛頂上越听越生气，于是就从垛上跳下来，上前問地主：

“东家，我堆的不好，你上去堆一个我們看看！”地主一看附近无人，屁股发麻，就立即轉变声色說：

“老乔，哪的話，这垛堆的挺好，我是說那捆苞米秸子捆的不紧。”

地主本想找碴把万生治服，沒曾想又沒得逞，当然地主

是不能甘休的。但万生对他的几次打击，使他看到了穷哥們
的厉害。

虽然“端鸡架”“胖揍东家”的办法，远不能解决穷人
翻身的问题，但却是旧社会农民反抗地主的最简捷、最朴素
的一种形式。

急 风 暴 雨

一九四五年“九三”，日本鬼子投降了。統治东北十四年的“铁桶江山”，被中国人民的铁拳打碎了。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震动着人们的心弦，欢乐的情绪洋溢在每个人的心里。

光复后，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沈阳，并在各地建立起了民主政权。高坎当时属于蒲河区，区长姓閻，是个共产党员。晚間，他經常找張振发等几个最貧苦的农民到他家里去唠唠，告訴他們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国民党如何不抵抗，地主怎样剝削农民，在老解放区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沈阳很快也要走这一步。……唠呵，談呵，常常是扯到深夜，張振发他們几个听得入了神。

减租减息，斗地主分田地，受了几千年压迫的穷哥儿們就要翻身了！这一惊天动地的喜訊，立刻象长了翅膀一样，傳遍了市郊的各个村庄。老乡們都指望着赶快分房分地斗争地主，早日过翻身的好生活。但这一善良的愿望，被国民党匪帮挑动的内战所破坏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强占了沈阳。国民党军队一到沈阳，就抓丁派款，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高坎因为在沈撫公路交通綫上，騷扰得更为厉害，东陵那一大片蒼郁的松林，也被他們砍的砍，燒的燒，踐踏得光秃秃一片。地主、恶霸、保甲长，比以前更加凶狠。穷困、苦难，使人民朝朝暮暮盼望着八路军和共产党，盼望着早日获得解放。張振发急得到处打听八路軍的消息，村里的老乡也常来找他。大家一回想起閩区长說过的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盼望解放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天，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八路军来到了高坎，包围了沈阳。当老乡們听说八路军到了时，全村立刻沸騰起来，老老少少都赶到旧站去迎接。韓玉成老大爷一听说八路军来了，他就领着孩子飞快地跑到了旧站，回来后見人就讲：“八路军可真好呵，对咱老百姓真亲热！”

八路军一来，張振发乐的不知怎么好了。一听说八路军攻沈阳要找个領路的，他連忙就跑了去。

那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对面不見人，伸手不見掌。張振发和一个中队长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长长的大队不声不响地沿着崎嶇的山路，由旧站繞道向烟台、七間房进发。張振发在前头細心地把哪个山头有敌人的炮楼，哪个地方有哨兵，都詳細地告诉了中队长。中队长就根据敌情确定前进的方向及下一步的行动計划。

深夜两三点鐘，到达了預定的地方。中队长代表大家对張振发表示感謝，張振发回答說：“这是我自己愿意干的

事，还謝什么。下次打別处我还去領路。”

張振发在往回走的路上，心里非常高兴，虽然路很黑，但心里却特別亮堂。他边走边想着：八路軍来了，就快分土地了，好日子就快来了。……在兴奋中，他想起了那苦难的往昔：八岁給地主放猪，十二岁拿起討飯的筐子，从小在地主家放牲口时受的打罵，……可現在来了共产党、八路軍，苦日子熬出头了，想起自己就要分到土地，就要有自己的房子，越想越欢喜，越想越高兴，要不是四外山上有敌人的崗哨，他可真要大声唱起来。

高坎解放了，新的政权組織也就随着誕生了。高坎、旧站、兴龙鋪三个自然村构成一个行政村，叫做旧站村，属旧站区管轄。解放了的农民欢欣鼓舞，然而那些恶霸地主們在八路軍来到后，惧怕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襲击，便暗地造謠，說什么共产党八路軍要共产共妻，企图以此来扰乱民心。但是，这根本阻止不住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人們相信閻区长講过的話，相信不久就会实行土改，打倒地主階級，农民大翻身。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太阳輕輕地撫摸着大地，大地是白雪皚皚，一望无际。几个陌生的年輕人，一个个穿着黃軍服，背个行李卷儿，兴冲冲地直奔旧站这边来。一边走一边唱着：“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进屯后，見了老头老太太一口一个老大爷、老大娘，那股热乎劲儿就不用說了。一会儿就招来了一群好奇的小孩子跟在后面跑。一个高个子，拍了一下靠在身边的孩子的脑袋：“小家伙誰家

的？”

“东头老刘家的。”孩子望了望帽子上的紅五星，“你們上哪儿打仗去？”

“我們？我們不是打仗去，是到你們屯工作的。”

第二天，土改工作队来了的消息，象一声春雷傳到各处，裹动了高坎和兴龙鋪。

工作组長刘化新到高坎后的头一天晚上，就召集了最貧苦的农民开了个小会。被召来开会的都非常高兴，他們老早就来到了会场。在会上，工作队刘化新同志首先和大伙在一起算了个細賬：到底是誰养活誰。地主不劳动，吃香的穿好的；穷人累个要死，反倒无衣无食。地主的粮食是哪来的？他說：“給地主扛一年活，只能得到一两石劳金，难道我們做的活所打出来的粮食就那一点嗎？咱們大家来算算。”有个老年人說：“一个人能侍弄五、六亩地，平常年景能打个四石五石的。”

“那我們才只得一石多呀，那些哪去了？”刘化新接着問。

赵德安回答：“那还用說，地主拿去了唄！”

“对！說的对。”刘化新点头說：“这就叫‘剝削’。咱穷人就因为这个才变穷的！”由于高坎有很多人与封建势力沾亲挂友，要斗争地主却还有些情面打不破，他針对这点又轉到另一个話題說：“現在有的人还觉着与地主沾点亲挂点友的，抹不开斗争他。咱們大家想一想，他剝削咱們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和他有亲戚，少交一粒粮也不行。”

“可不！不管你亲戚不亲戚，做完活照样給你稀粥喝！”

經他这么一說，大伙都醒悟了。积极分子赵德安說：“对！刘組长說得对，一定得算这笔賬，咱們明天就干。”很多人都同意馬上动手。最后，刘化新說：“这是一件大事，得大伙都起来抱成一个团才行。明几个，大家就把今儿晚上这些道理說給群众听，要貧雇农都知道，只有斗倒地主才能翻身这个道理。”第二天，他們便找貧雇农，三三两两地唠起来。最积极的是張振发、赵德安等人。張振发想起从小在地主家受的气，对地主是早就恨透了心，所以工作队来領導土改，斗爭地主，他就非常积极。老刘一来就发现了張振发积极肯干，觉悟高，于是就調他去受訓，培养他做农会主任。群众动起来了，并进一步成立了貧雇农团，着手进行划成分斗地主等工作。

群众发动起来了，这使反动地主更加恐惧，反抗活动也更加猖狂了，方式也变得更加隱蔽阴險了。他們收买了柴中山、宋文义、桐栢胥、張福魁等一批伪軍警宪、流氓恶棍做他們的走狗爪牙，支使他們伪装积极，取得工作队的信任。于是这群无耻之徒便在区干部与工作队面前装得一本正經，成天也大嚷大叫打倒地主、分田地。快成立农会了，他們的活动也更加紧了。先在地主庄清林家举行秘密會議，列出了他們的干部名单，計劃钻进农会篡夺印把子。农会选举时，他們台上台下，忙来忙去，十分活跃，破着嗓子直喊打倒地主、农民翻身，那股子劲儿，装得真象煞有介事。还没有完全摸清底細的工作队也給暂时迷惑住了。張振发受訓回来后，他怕自己工作能力低，做不好工作，因而沒做农会主任

而当了公安委员，其他一些积极分子还没有当好干部的信心，也不愿出头露面。地主的爪牙们便利用这个机会，打进了农会，窃取了农会主任、村长、民兵队长、文书等重要职务；剩下的真正跟着党，给穷人办事的只有张振发、赵德安、柴永芳等人。由于有工作队的领导，有群众的监督，他们在表面上也不得不按照工作队的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进行活动。

群众逐步发动起来了，除了贫雇农团、农会之外，妇女、儿童的力量也先后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妇女会和儿童团。从此翻天覆地的土改翻身运动，便以急风暴雨之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由贫雇农团宣布的“成分榜”贴出来了，被确定为地主的，马上贴上封条，儿童团立即带着红缨枪把他们监视起来。这是高坎农民翻身斗争的第一次风暴，这是觉悟了的农民所掀起的万里狂澜的头一潮。

面对面的斗争开始了，广大农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威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一定要挖掉穷根，推倒几千年吃人的封建制度，要斩断锁链，彻底把身翻，于是，斗争越来越猛，队伍也越来越壮。随即召开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多少年来的仇恨，辈辈代代的酸辛，到今朝，彻底扫清。

那一天，太阳分外明朗，照得人心更加亮堂。吃罢了早饭，人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来到了会场。会场设在农会院里，用席棚现搭起的台子上，挂着毛主席象，两旁柱子上，贴着对联：“数千年的封建一定打垮，几辈子的仇恨必须算清”。横额是：“打倒封建，土地还家”。红红绿绿的

標語貼了滿牆。不一會，院落里就擠滿了人。人們正在互相談論，一個個比手划腳，咬牙切齒，滿腔仇恨。鬥爭會開始了，惡霸地主曹樹德等由民兵隊押了來。一進會場，群眾就沸騰起來了。

“打倒惡霸地主曹樹德！”

“斗垮封建勢力！”

口號聲此起彼伏，聲震天地。

“叫他們給咱們跪下！”群眾里一片響雷似的吼聲，地主們一個個跪了下來。

首先鬥的是惡霸地主曹樹德。曹樹德被民兵押上了台，牽拉個灌鉛腦袋跪在一旁，他那雙大牛眼睛也長長了。群眾一見他氣的眼紅，恨不能咬他一口才解恨。大家爭搶着要吐苦水，扛大活的華宗祥三步兩步地跑到了台上，手指着曹樹德：“曹二虎，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哪！你使喚了我多少年，在你家干活整天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每天起大早貪大黑兩頭不見日頭，牛馬還有歇着的時候，扛活的就不能歇着。就這樣，你還抬手打人，張嘴罵人。”台下的窮哥們象火山爆發一樣地喊起來。正在這時，給他趕車的劉海濤走到了台前，會場才又靜了下來。

“曹二虎，你害的我好苦！今天，你怎么不威風了！我給你趕了多少年的車，可成年到頭吃不上穿不上；你不干活躺在炕上抽大煙。你喝了我們窮人的血，今天讓你吐出來！”

“對，讓他吐出來！”喊聲響遍了會場。接着，許多人又控訴了他勾結偽滿警察打死三名窮苦百姓的罪行。窮哥

們的眼里一个个噴出仇恨的怒火，这怒火要把地主階級的罪恶連根燒光！曹樹德的臉煞白，脑袋耷拉到胸前。窮哥們越訴苦理越壯，賬越算越清，打倒地主惡霸的声浪，惊天动地。群众覺醒了，其勢如急風暴雨，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攔！

这个偉大的革命風暴，推翻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那些从前被奴役被压榨被人瞧不起的貧苦农民，挺起了腰板，一个个揚眉吐气，不但挺起了腰板，而且做了主人！

分地那天，太阳剛冒紅，农会的院里早已挤滿了人。他們三一帮、两一伙地圍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談論着。

“老乡們，今天是咱們大喜的日子。地主被咱們打垮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地主剝割了……。”刘化新的話还没說完，貧雇农們就乐的鼓起掌来，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文书念了分地的名单，大家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农会干部領着大家到地里去釘木桩子，貧农韓玉成拉着刘化新飞快地跑在大家的前头。剛出村口不远，有一块平地，大家都停了下来。农会干部拿出一个木头桩，上面是“韓玉成”三个大字，下面写着“十一亩”三个小字，将木桩釘到地头上，刘化新回头对韓玉成說：“韓玉成，这块地就是你的啦！怎么样，好不好？”說完，帶領大家又向前走去了。

“这块地就是你的啦！”这句话一直在韓玉成的耳朵边上响。韓玉成呀，韓玉成，你辛苦了半輩子也没掙下一根墻，今天可是共产党毛主席給了你土地啦。想到这里，他望着眼前这一片黑黝黝的土地，乐的抓起一把土来，聞了又聞，看了又看，一想起一家人在老祝家那鋪炕上的生活，想起了活活餓

死的孩子，禁不住一陣心酸，扑簌簌流下兩行熱淚。他望着工作隊的幹部說：“同志呵，我活了半輩子，沒曾想我韓玉成還有今天哪！要不是共產黨八路軍來，我這一家老小早就餓死了。毛主席可真是咱窮人的救命恩人呀！”

韓玉成久久地站在地頭上，心里念叨：

“苦日子可算到頭了！”

土改了，從前頭頂人家的天、腳踏人家的地的貧雇農，現在都有了屬於自己的二畝七分半地，從此以後再也不受地主欺負了，這該是多大的喜事呀！

斗倒了地主，貧苦農民的日子好過了，家家都有了自己的一份土地，許多人還分着了毛驢和大牛，插犂換工就能對付種地了。人們的心里好樂呀，全村真是喜氣洋洋。

分地的第二天，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們，穿起了花花綠綠的衣服，扭着大秧歌，全村歡聲一片，到處都聽到歡樂的歌聲：

一聲春雷震天响，
求了救星共产党。
领导人民翻了身，
翻身不忘共产党。

天下是人民的

村里的貧雇农在欢天喜地地庆贺土改的胜利。但是，那些反动地主怎会甘心呢？他们象夜猫子一样，在偷偷地进行着阴谋活动。恶霸地主曹树德、刘永保、刘永和和伪保长邱玉德等四人在土改后，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活动，妄想推翻村政权。农会中的那些狗腿子就成了他们的有力工具，成了他们夺取村政权的爪牙。

恶霸地主曹树德，伪满时当乡长，随便到老百姓家搜刮钱财，霸占妇女，曾勾结警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打死三名穷苦的老百姓，对人民欠下了血债，因此得名“大霸天”。解放后还想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刘永保是高坎的大恶霸，外号“邪神”。解放前夕，沈阳市郊经常有我军的活动，他领着国民党匪徒追赶过我们的干部。国民党五十二军来到了高坎后，他上前伸大拇指，溜须拍马，强抓老百姓的大肥猪前去送礼。解放后仍然为非作歹，用铁锹打贫雇农。刘永和是地主的狗腿子，为地主催租要粮。邱玉德当过伪保长，也是一个大坏蛋。就是这四条毒蛇扭结在一起对我们展开了猖狂

的进攻。晚間經常把柴中山与宋文义等走狗找来秘密聚会，阴谋打击、排挤張振发、柴永芳等积极进步的好干部，企图把村政权全部掌握在他們手中。天长日久，罪恶活动逐步暴露，群众对农会这些坏干部非常不满，經常有很多人到区里去揭发他們的罪恶活动，要求撤換他們。当区里掌握到这些情况后，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于一九四九年先后清除了这些坏蛋，使得村政权进一步巩固了。

村政权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虽被清洗出去了，但地主恶霸并没有死心，又千方百计地拉拢不坚定的区干部張尙賢，把他們的狗腿子又弄到村长的职位上。刘永保、乔庆年也进一步拉拢，送金鑊子、肥猪、粮食。貧雇农們一看村长是这样的坏蛋，便紛紛要求把他撤掉。区里根据群众的反映，清洗了区干部張尙賢，撤掉了旧村长，选出新的村长。从此村政权就全部落到貧雇农手中。

一九五〇年四月，为便于领导，区里决定将高坎、旧站两个自然村划成两个行政村。就在准备分村时，地主恶霸又企图利用分村的机会，再次篡夺村政权。暗地里开会密謀，准备了他們的干部人选，并分配了干部角色。但他們的幻梦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就毁灭了。就在开分村大会那天，区委领导同志在群众大会上首先揭发了他們的阴谋活动，向群众交清了問題。所以在群众大会上选出了土改以来一贯为大家服务，并与敌人作坚决斗争的張振发为农会主任，积极分子赵德安为村长，这样一来，分村后的村政权便全部掌握到貧雇农手中。恶霸地主的活动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在粉碎敌人篡夺政权的斗争获得全胜后，为了加强党对高坎的领导，旧站区委决定在高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张振发就在这时光荣地加入了党，和仁镜、中马村一起成立一个党小组，直属区委领导。

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安全的时候，这些家伙的反革命活动又猖狂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变天的时候到了。他们相见时，互相在袖筒里翻手背，示意：快要“翻过来了”。刘永保更猖狂地说：“美军一过江，都叫你们（指干部）脑袋搬家！”看！他们是多么异想天开。

在那些日子里，张振发就成了他们威胁的主要对象。为了巩固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很多贫雇农都组织了起来，同张振发一起，每天晚间到各处巡逻，监视他们的活动。就这样把这些家伙看管得寸步难行。

反动地主、坏蛋们看到威胁不行后，就企图拉拢张振发和赵德安。

有一次坏蛋刘永保提着两只野鸭子笑嘻嘻地到了张振发家里，假仁假义地对张振发的老婆说：“咱们一个村里住着，和张大哥处的又不错，眼看就要过年了，给大哥拿一对野鸭子来。这是小意思，算不了什么。”边说边把鸭子往柜上搁，没等张振发老婆开口，就转身走了。张振发回来，一看柜上放着一对野鸭子，觉得奇怪，忙问是哪来的。他老婆把刘永保送来的经过告诉了他，这使他非常气愤：“想要拉我下水，跟你们走，办不到！”他马上就把手里的野鸭子送到了公

安局。过了两天，沒見动静，刘永保还以为他收下了，覺得自己的第一步成功了。晚間乘張振发在家，他又来了，虚头八脑地对張振发說：“你們当干部的可真操心哪！貪黑起早的連点薪水都沒有。”張振发知道他是黃鼠狼給小鸡拜年沒安好心，根本就不理他。刘永保反倒以为那几句话打动了張振发，便进一步說：“現在有車馬的可神气起来了，拉脚是真来錢呀。”接着伸长个脑袋小声小气地說：“我手头有三千元錢^(注)，想置办一套車，就是沒有人赶，你要是用的話……。”沒等他說完，張振发再也忍不住了，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两只利劍似的眼睛直射着刘永保罵道：“告訴你刘永保，慢說是三千元，就是三万元我姓張的也不眼热。有了共产党就有好日子过，有沒有薪水用不着你操心！”說着抬脚踢开了門，手往門外一指：“給我滾！”吓得刘永保象一条被人打怕了的狗似的，夹着尾巴就溜了。

張振发的心絲毫沒被他打动。后来地主刘兴华給他送来的錢，伪保长邱玉德給他的几条香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都一样一样地送到了公安局。

在对敌斗争中，張振发始終沒有离开过党一步。每遇到地主坏蛋有什么活动，便馬上汇报到区里，求得区委的指示，回来后再按区委的指示对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地主乔庆年霸占官道，張振发知道后就領着大家給他打开，叫大家随便通行；恶霸刘永保用鉄鍬打了貧雇农，張振发就把他

注：原东北币于一九五一年春以95:1的比值兌換成当时的人民币，旧人民币于一九五四年春又以10,000:1的比值兌換成新人民币。此書中所写的錢沒有折成現在的人民币，都是按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为准。

抓起来，罰款。总之，只要坏蛋敢进行有害于貧雇农的活动，他就絕不輕饒，坚决和他們斗争到底。因而那些地主坏蛋一看见張振发，就吓得丢魂失魄，低头而过。

刘永保、乔庆年一看威胁、利誘都不成，于是便展开了更猖狂的公开的进攻。一九五一年春，他們几家到沈阳市法院誣告农会主任張振发和村长赵德安，誣蔑他們从前是土匪，现在欺压老百姓。但他們正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沒把干部告倒，反倒把自己告进了监牢。

事情是这样的：当刘永保和乔庆年等人誣告張振发的事被全村的老乡知道后，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都去找村长和农会主任，要求斗争他們。張振发和赵德安在一起接受了群众的意見，领导了这次斗争。

在群众一致要求下，張振发在取得区委的同意后，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首先張振发把刘永保和乔庆年的罪恶活动作了詳細介紹，最后他說：“今天的天下是咱們的，法院也是咱人民的，他們想推倒咱們的村政权，办不到！”

“对，办不到！咱們要和他們干！”大家都大声喊起来了。貧农乔万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前面激昂地說：“这些坏蛋是存心不想活了。干脆咱們这就把他們收拾了得啦！”

“对！就把他們抓起来。”

“我們早就准备好了！把他們綁来吧。”几个人喊着就要去抓。

这时候張振发忙喊：“老乡們，別忙！逮捕他們还不到时候，他們不是把咱告了嗎，那咱們就先和他們打官司去，

那时再抓他們也不晚。”

赵德安紧接着說：“張振发說的有理，咱們来个联名上告，愿意告的就签名，选出代表，进城告他們去。”話剛落，全場立刻沸騰起来，大家爭着报名，除了地主坏蛋外，一百六十戶都签上了名，接着选出了乔万祥、赵国順、張經海等六人为代表。

第二天張振发和赵德安就領着六名代表到沈阳法院去。农会沒有經費，張振发就自己拿錢买些干豆腐带在怀里，做为到沈阳去的主要食粮。在張振发和赵德安等到沈阳法院的同时，区委也把坏蛋們的材料邮到了法院。經過几天的审查，法院决定逮捕他們，以后都分別判处了有期徒刑。这样一来，大家都高兴地說：“政府真是为民除害，这回可真正晴了天！”

从此村政权彻底地巩固了，党領導群众进行巩固村政权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斗争中，老乡們都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爱党爱国的心情也日漸高漲起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家都說：“沒有国就沒有家，我們要用人力和物力来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全村很快掀起了捐献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張振发首先带头捐了一百二十万元，赵德安捐了一百一十五万元，甚至連七十二岁的老李太太也捐了三十二万元。全村共捐献了三千四百五十九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斗争。

同地主坏蛋們进行的这一場斗争，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警惕性，認清了只要反革命分子存在一天，便一天不能过好安宁日子。

妇女抓特务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天空万里无云，稍微有点热。歇晌后，社员们都扛着锄头下地了。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闲人。

社员孟玉兰正在家做针线活，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长头发黑胡子，三十六、七岁的人来。孟玉兰大吃一惊。细看这个人左手拿条麻袋，右手握一把长把镰刀，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孟玉兰不由得就犯了疑：这家伙干什么的？忙走出屋门问：

“找谁呀？”

“不……不找谁，想要点饭吃。”那家伙吞吞吐吐地说。

“你是哪的，怎么到这要饭？”

“我到……到沈阳看我儿子去。”接着装得很镇静地说：“他是志愿军，在朝鲜负了三次伤，这咱在沈阳休养，我去看他，可盘费花光了。”说完就想赶快溜走，忙问孟玉兰：“村政府离这儿有多远？”

孟玉兰看他这样鬼鬼祟祟的也不象个军属，八成不是个好人。这时，她想起了前几天开会时张振发说的话：“我们要时

刻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随时都会来陷害我們的！”于是她下定决心，决不让他逃走。灵机一动，計上心头，她热誠地說：“原来你是光荣的軍属呵，那太好了，我們农会一定会給你想办法的。”心想他要是特务，一定不敢到农会去，所以故意向南指：“农会在那面，一走就到。”

那家伙一听，說了声“謝謝”，一轉身就直往北面溜去，正好与她指的方向相反。这下孟玉兰就断定了一定不是个好人，哪里肯放走他，紧忙就跟在他后面監視上了。这时正好遇見妇女干部李素琴、赵玉芝。她就把方才的事悄悄向她俩一讲，于是李素琴就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几步赶上了那家伙：

“老乡，到哪去？”

“我想……买点东西，哪有卖的？”

“前边就有，我也正好上那去，一块走吧！”李素琴就同他一边唠一边走着。

赵玉芝听完孟玉兰說的話，撒腿就往張振发家跑，一看不在，又一气跑到地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主任，有人！”

“什么人？”

“特务！”

“长的什么样，在哪？”

“沒看清，上后鋪了。”

張振发听后立刻放下鋤头，跑回去拿上大枪，叫了几个民兵，忙去追赶。

李素琴把那个家伙領到村政府門口，他一看人挺多，知道大事不好，轉身就跑。李素琴忙喊：

“有特务！抓住呵！”

正在村政府里开会的二十多名妇女，一听有人喊，都冲了出来，向着李素琴指的方向赶去。边跑边喊：“截住！特务！”

正在鏟地的乔栋云，看見了二十几个妇女追赶一个人，正向他这儿跑来，他拿起鋤杠，迎面拦住了那个人的去路。那家伙轉身又向南跑。張振发等人拿着大枪正好迎面冲上来：“站住！把镰刀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說着“咔嚓”一声，子弹上了膛。

那家伙一看身受四面包圍，再也跑不了啦，只好放下镰刀。

这时大家都上来了，沒待訊問，先搜他个底朝天，就押着回村政府。不料剛到村北口，那家伙抽身直奔渾河逃去了。張振发和妇女們便急速一边追击一边喊：“特务跑了，抓住！”前边正鏟地的刘文斌等听到喊声，忙向这面跑来。这时那人已跑到村东头的河沟。随后追赶的人也相繼来到沟两岸。

这家伙一看四面是人，无处可逃，在下面来回打轉轉，好象热鍋上的螞蟻。沟沿上的妇女們拿起土块狠狠地向下扔，打的他蒙头轉向，渾身是土。

这时張振发下去，活活把他抓住了。現从大車上解下繩子，捆得結結实实押送到区里去了。

事后才知道，这人是四月二十六日从撫順越獄逃跑的反

革命分子。过去三次逃跑都被捉回，这次逃跑，却被高坎的妇女和老乡們活活捉住。

为此，高坎村的妇女获得沈阳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表揚，并接受了中共沈阳市郊农村工作委员会与市郊办事处的一面奖旗。

在我国，反革命分子耍什么花招，也欺騙不了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怎么逃，也逃不出人民的天罗地网！

組織起來

土改后，每人都有了自己的一份土地。貧苦的农民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打下的粮食再也不愁地主恶霸来掠夺，誰不愿意把地侍弄得好些，把翻身的日子过得更美些呢！于是干呀，干呀，起早貪黑地劳动在这块新分得的土地上。可是由于耕畜、农具等生产資料分的分散，进一步发展生产遇到了困难。一九四九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組織起来，多打粮食”的号召下，就有五十多戶农民进行了插犍換工，克服了耕畜、农具缺乏的困难。但这只是临时性的互助，不能很好滿足发展生产的需要，于是常年互助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在区里召开的奖模大会上，区委书记介紹了小泗水村由于組織了互助組，人多力量大提高了生产的事实，区委并給予了奖励。这个新变化，深深地吸引了每个到会者的心。散会后，在往家走的路上，高坎村的人們一边走一边談論着：“小泗水村的常年互助組可真好哇，若不叫他們常年互助，哪能搞那么多副业！”有的說：“咱們也照

他們这样干，保証能多打粮食。”

走在前边的張振发低着头一声不吱。在他身边走的雇农韓玉成、黃相臣也沒吱声，都在低头想什么问题。过了好半天，韓玉成终于开了口：“老張，小洒水的办法好，我看咱村已經組織起来換工插犋，咱不好再向前走它一步嗎？”

“是呀，咱們也不能落后，为啥光明大道咱不走呢！”憋了很久的黃相臣也說話了。張振发点了点头說：“对呀！我也正在寻思这件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說：“剛才开会前，区委书记和我談了半天，他还問咱村有沒有条件也組織起来常年互助組。”

“有，怎么沒有条件。咱們搞了那么久的換工插犋，不就和互助組差不多多少了嗎？”韓玉成提高嗓門打断了張振发的話。

“是呵，我也那么想。”張振发又接着說：“我把咱村的詳細情况都和区委书记說了，并向他保証高坎也能馬上就組織起来。”大家一听他說要馬上成立人力車馬农具常年互助的互助組，都乐的了不得，紛紛議論着：“这回可好了，秋天保証赶上小洒水！”

回村后，共产党员張振发（当时党员还只張振发一人）就向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宣傳小洒水互助組的样子，說明自愿互利組織起来的好处。上級也在这时派来了工作组，开展建組工作。經過工作组的努力和村里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的一再宣傳，很多老乡都認識到了要由貧困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只有組織起来，并紛紛表示要組織互助組。正

在这时，高坎又接到了西五旗村包有才互助组向市郊农民的挑战书。群众的劲头经这一挑战就更加高涨了。有人提议：

“咱们这就应战！”

“对，应战，张振发你就给咱们当这个代表吧。”

在这种群众性的热潮中，张振发首先按党“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带头组织了一个四户贫雇农、三户佃中农参加的互助组。老乡一看，张振发互助组自从组织起来后，大家干活很起劲，你看吧，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一会儿就是一大片，真是互助起来省工出活。于是在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你找我、我找你的自动组织起来。可真快呀，不到几天的工夫，全村就组成了韩玉成、黄相臣、乔栋云、赵德安等十四个互助组。

正当群众热火朝天地组织互助组时，敌人向我们展开了恶毒的进攻。刘永保、乔庆年（二人曾于一九五〇年被逮捕判刑后，获得假释，监外执行）便造谣破坏，大肆吵嚷：“可别参加互助组，共产党长不了。”对中农说：“你们快点把车马卖了吧，共产党的政策是斗完地主富农斗中农，都得拉平线，这一组织起来就是斗中农！”又对乔万成说：“你别参加互助组，你干不过来我来给你干，不要工钱。”这种谣言象恶性传染病一样，很快地在村里传了起来。有些中农听这么一说便退出了互助组，卖车卖马。中农赵恒裕听信了谣言，马上就退出了互助组。在这时接二连三地垮了七个互助组。

党发现了这种情况后，便及时揭破了谣言，向群众宣传

教育。上級党委指示張振发要加强貧雇农和中农之間的团結。張振发便直接深入到各家去做說服教育工作。他首先到了赵恆裕的家，耐心地教育他說：咱們組織互助組，有劳力的和有車馬的两下取长补短，共同搞好生产增加收入，誰也不吃亏。只要咱們貧雇中农扭成了一个勁，敌人咋想破坏也不行。另一方面，对刘永保及乔庆年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把他們看管了起来。同时也紧紧地团結积极分子，在互助組中起骨干作用。就这样，才把这一逆流平息下去。反革命活动被鎮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高漲，生产也获得大发展。这时村里只剩下了七个互助組，但这七个組却更加巩固了。也正是这几个組，成了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巩固下来的互助組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組內也产生了很多問題。就拿張振发互助組來說吧，到鑿地时，先給誰鑿后給誰鑿就成了問題，干旱的天誰也不愿給自己鑿，等到一下了雨，都爭搶着要給自己鑿了。所以只好事先开会，研究先后順序，就是这样，問題也沒有得到全部解决。

一天，按原計劃本来該給乔万祥鑿地，正好头天晚上落了点雨，中农赵国順一早起来扛着鋤头就到自己地里去了。全組的人对他都非常不滿：“要都象他那样，咱还排順序干嘛？那不乱套了嗎！”張振发看到这种情况后，一面教育赵国順，一面也說服大家要好好团結他。第二天晚上召开了小組会，批判了赵国順这种自私自利思想。“咱們可不能扔下大伙光顧自己呀，今几个赶上雨你沒給乔万祥鑿地，下回你家土豆地淹了，大家也干瞪眼，你可咋办？”“光靠自己，不

靠大伙抱成团，誰家的地也侍弄不过来。”“要不咱为啥組織互助組呢？咱們貧雇农不帮衬着点，还能指望誰？”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赵国順低着头，从臉上直紅到耳根子。在会上，赵国順听着大伙对自己的批評，也認識了自己的不对，向大家表示今后再不做这样的事了。通过这次会，教育了赵国順，也使全体組員都受到了教育，全組團結的更紧了。

赵德安互助組更是这样：几經风霜后才逐步发展起来。村里初組織互助組时，因为赵德安什么也沒有，只有一条生牛，一般的互助組都不愿意要他。于是他就决心另外組織一个互助組。他首先找到了韓立明。韓立明說：“咱是一个老实人，土改时分了一条驴，还让人家給使唤死了，咱們現在要啥没啥，誰愿意和咱們在一起。”赵德安說：“我和你在一起，行不行？”

“怎么不行，組織起来时千万别把我忘了。”接着，赵德安又去找貧困戶赵德祿、韓立明，这两人都对他說：“你要組織互助組，我参加。”就这样，这四戶誰也不愿要的貧困戶組成了互助組。互助組开始生产了，首先碰到的就是沒有牲畜的困难，赵德安那条不走正道的牛不好好干活，于是組里和别人換工解决了畜力不足的問題。头遍地挺順利地鑿了下来，可是到鑿二遍地时，两家姓韓的沒有吃的了，赵德安就去找农会借了二百斤高粱，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大难关，把組巩固了下来。可是偏在这时，又来了一阵大雹子，把洋麻苗全給打坏了。这一下給組員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老韓头愁的趴到炕上好几天，对赵德安說：“拉倒了，还是趁早散了

吧，連天都不照顧咱們。”“不，韓二哥，沒关系，打点就打点吧，实在沒救，咱們把它毀了种洋蘿卜，还能得点。”赵德安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他自己跑到地里一看，洋麻苗全秃了，可下面都有两个小芽还有点救，这才松了一口气。凑巧，那两天又下了点雨，新叶子又发出来了。于是他們就整天呆在地里精心地侍弄，結果，洋麻长的非常好，获得了大丰收。这么四戶誰也不愿意要的穷棒子組还取得了大丰收，这給单干戶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紛紛加入了互助組。

巩固下来的七个組中，数張振发組领导力量强，經驗丰富，办得最好。

一遇到什么問題，張振发就向旧站区委請示，求得組織帮助，同时也和群众一起商量。所以組員个个都心情舒暢，有事就和張振发讲。就这样，这个互助組在旧站区委的具体领导与帮助下，实行了合理的評工記賬，农副业結合，分工分业。每天晚間开炕头会，按每人的劳动态度与技术高低来評分，当晚就发給工票。因而大家都感到滿意，生产的积极性一天比一天高漲起来。

一年来，互助組战胜了几次天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五一年正是开始春耕的时候，发生了春旱。区里召开座談会討論抗旱办法。根据村里具体情况研究了浅打楂子深沟壟的办法，首先在互助組内进行，以实例带动全村群众。就是这样以互助組为核心带动单干戶，使全村二千一百九十三亩地全部提前完成了播种任务。春天小苗剛一出土，綠油油的嫩苗长得正旺，发生了虫灾——“瞎創”。区委立即号召捕

虫，宣傳人定胜天战胜自然灾害，糾正靠天吃饭的思想。先动员了互助組內的女劳力捕虫，带动了全村五十多名妇女都下了地。不到几天的工夫，就把虫子全部消灭光了。

七月，正是連雨天下大雨的季节，为了防止山洪泛濫，保証庄稼不受水灾，村里互助組的男女劳动力去带头修堤。經十六天的光景，一条长一百五十米、高二米、寬四米的大堤便矗立起来了，保护了全村庄稼沒有受到水灾。因而大家都說：“还是互助組好，人多心齐，要是单干，誰也修不起这样大的堤。”

秋后，每个互助組都得到了丰收，張振发互助組更是如此。全組一百多亩地共打了二百多石粮。其中七亩地的苞米，每亩产量达一千斤，創造了高額产量的新纪录，以此获得了区一等模范互助組的奖励。乔栋云、黃相臣、韓玉成三个組也被評为模范互助組。張振发更荣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一年的事实，証明了互助組比单干无比优越。互助組平均鏟趟四遍，而单干戶只是鏟趟了一遍；互助組的土地施肥面积达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单干戶仅仅达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因而产量相差异异常悬殊。互助組的产量，平均亩产高达五百多斤，而单干戶只不过一百六十斤；互助組最高产量达到七百余斤，而单干戶才二百二十八斤。就張振发互助組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〇年相比来看，相差也是很大的。一九五〇年全組七戶六十一亩地，共打粮六万零七百四十斤，而成立互助組后的一九五一年就打了七万零七百六十斤。不但多打了粮，还比一九五〇年单干时省了一

百一十个人工。

不仅如此，秋后各互助组还都搞起了副业，有的开粉房、豆腐房，也有的拴大车拉脚。因此组员的收入就更多了。张振发组光搞副业就收入三百多万元。全村互助组副业收入比这更多得多。这样一来，使互助组积累了公共财产，组员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有的甚至添车买马。如刘文斌就买了一匹马，他说：“要不是参加互助组，别说买马，地都得扔一半。”

一年来集体劳动的结果，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也大大提高了组员的集体主义思想。组员中，乔万祥是个最“调皮”的。他在组里总是打自己的小算盘，无论是种地或镪地，他总是要先给自己干。但经过一年来大家对他的帮助和教育，他自己逐渐地认识到：大家都为全组，只有我为自己，太自私了。从那以后，不管干什么活，他总是先提出要帮助别人。镪三遍地时，按组里的安排应该是先给他镪，可是他一想赵国胜的地有点旱，应该先给他镪。于是他就先去把赵国胜的地镪了。和大家唠起来他说：“先大家，后自己，全组好，自己也就好了。”

组员赵国伦，正当春耕紧张的时候孩子病了，不但误了工，还花了十万多元钱。但在大家的帮助下，不但补上了工，还增加了很多收入。他说：“多亏大家集体干活，要不然我的地就得白扔啦！”大家都亲身体会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很多单干户在秋收时自动组织了临时互助组，参加互助的农民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几个常年互助组更进一步自觉地联合在一起，组成了联组。

前 進 一 步

两年來，互助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張振發所領導的互助組，耕地六十一畝，每畝平均打五百餘斤糧食，最高的達七百餘斤，比一九四九年單干時平均多打六十斤。搞副業又賺了三百九十六萬元，因而全互助組經濟上升，組內原來的四戶貧雇農上升為中農，三戶佃中農上升為富裕中農。產量提高了，組員生活改善了。但在生產中卻發現了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本來組里把種地順序都排好了，但種地時都願早種。有一次組里決定先給趙國慶種，第二天給喬萬祥種，但頭一天趙國慶的地只剩下幾條壟沒種完，第二天大伙想把它種完再去給喬萬祥種，可是喬萬祥氣的就把犁杖扛家去了。收割庄稼時，又都願往後推，這樣能使庄稼更成熟，但風後又爭着早收，以免受到損失。這還不算，由於土地不在一塊，不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種植，本來組員趙國順的地是河淤土，很適合種苞米，可是為了一家的口糧需要，也不得不種些高粱、谷子、豆子等等，結果把不大的一塊地，變成了小小的雜貨鋪。要搞點基本建設那就更困難了，占誰的地。

誰也不愿意。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互助组里存在的这些问题，大家也都看得挺清楚。一天，在地头上歇气的时候，赵国顺对赵国庆说：“咱们互助起来是挺好，比单干强多了，咱们要把土地也都合到一块，该种什么就种什么，那该有多好哇！”

“对，土地都放到一块，不管给谁家干活心眼就都能长正，先缝后缝的也就不用争执了。”

组员们这样议论着，但究竟怎样向前迈这一步，心里都还不大明确。

互助组需要提高一步，放下这个不提，单说村里从一九四九年土改以后，到现在两年多的光景，有的由穷变富，有的又由有到无，雇农柴中礼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本村有名的“穷光蛋”。解放后分得了土地、房屋，挖去了穷根，开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然而，由于人口多，劳力少（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劳力），凭怎么卖力，地也侍弄不过来，不得已只好卖掉四亩地。贫农张广和，也是由于劳力缺乏，卖了三、四亩地。另外，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上中农，由于劳力强牲畜壮，便开始向富农方向发展。中农柴中生便是这样利用自己的牛和别人换牛犊，一个牛工换了五个人工，实际上这就是变相雇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把两极分化的道路堵死，虽然已经分得土地，一些劳力少技术差的人家，仍然会因为天灾病痛等原因而逐步失去土地，又走上贫困破产的老路。

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早就预见到了这点，同时也早就提出

了“組織起来”的口号。

一九五二年一月，中共沈阳市委农委派来了工作组。他们首先按照党的指示对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进行合作化道路的美好远景教育。大会小会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幸福前途的无限美好，说明到那时已经彻底地铲除了剥削制度，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电气化，农村的劳动是集体化和机械化，农民将过着美满的生活。并介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幸福生活。经过宣传教育后，从前认为庄稼人没有出息的人，也觉得有了“奔头”。刘文绪说：“过去我想：顶星星，晒太阳，就是庄稼人的命。现在才知道咱们走集体化的道路，将来还要用机器种地，那可真好哇！”

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远景教育的基础上，工作组紧接着又进一步向老乡进行互助合作政策的教育。刘区长也亲自下屯给组员和农民讲合作化道路怎么走；讲党的合作化政策。中共沈阳市委也协助区委在高坎举办了短期训练班，培养合作化骨干。这时，报纸上介绍了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合在一起，统一经营，大家一起劳动，秋后，合伙分粮的经验。这给大家以极大鼓舞，都觉得这个事儿新鲜，办法好，很多组员都要求“往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条道上奔”！有的人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赶上金时龙。”于是，群众纷纷提出了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联组的组员更不用说了，就是三个新成立的互助组也愿意参加。

十个指头不能一般齐，也有些组员还是认识不清。赵玉发一听说要入社，他就暗自寻思：“盼了多少辈子，好容易解

放后分得了十三亩九分地，刚侍弄两年就叫拿出去入社，这不赶上割心头肉了？”当张振发等党员同志到他家动员入社时，他说：“老张呀，毛主席给我这块地，再让我热乎两年吧。”

当工作组发现了这些问题后，便分片召开炕头会，讲解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大家富裕，才能过美好生活，把苏联集体农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介绍给大家；说明如果不走合作化的道路，将会还象解放前那样，穷的穷，富的富。

“咱村不就是这样吗？有的垮了，卖了三、四亩地，柴中礼不就是吗？有的买房买地还雇上了长工。柴中生那说是换工，一个牛工换五个人工，那还不是雇工剥削是啥？”经过这样一宣传，认识不清的人，顾虑打消了。大家都说：“共产党领咱没有错，咱就按照指出的方向去干！”赵玉发这时也慢慢转过弯来，逐渐懂得了入社的好处。他说：“过去受地主的剥削，土地没咱的份。毛主席不光给咱土地，还告诉咱走合作化的道路，从根上由穷变富，这话可得听呵！”

大多数人的思想顾虑消除了，要求建社的人也就更多了。于是讨论建社问题就在全村展开了，从旧历腊月二十八一直讨论到春节后。全村便在群众性的建社热潮中以从前的联组为基础，分别建立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一百一十五户，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九。高坎社建立后，张振发被选为社主任。

建社后，为了加强党对高坎社的领导，旧站区委决定在高坎建立直属区委领导的党的支部，以张振发为支书，扩大了党的组织。在这一时期先后入党的有赵德安、赵恒武、王宝

昌、赵刚等人。从此，高坎社在上級党委的帮助与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粉碎敌人的破坏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袭，組織领导了生产，使高坎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沈阳市郊一面合作化的旗帜。

在建社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經歷了很多斗争。首先是敌人的进攻破坏。正当群众热火朝天地入社时，地主便造謠說：“入社后归大堆，入社就是斗中农。”这就增加了有些农民的思想顾虑，尤其是中农更加动摇不定。中农赵国緒听到謠言后，连忙把骡子卖了。党組織发现这一問題后，馬上就向群众进行說服教育，揭露了敌人的破坏阴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內就把敌人的进攻击退了。

在建社中遇到的另一个問題，便是由于建社較早，缺乏經驗而产生的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如何处理貧农与中农之間的关系問題。

首先摆在面前的是土地入股評产量的标准和車馬分紅問題。劳动力多生产資料少的，希望低評（这主要是貧农的要求）；劳动力少生产資料多的，愿意高評（主要是中农的要求）。中农刘生福对想入社的刘生財說：“你劳力少，入了社过年还不得餓死呀！”經他这么一說，刘生財就吓的不敢入了。

其次，入股的土地进行了土质改良的怎么办。刘文緒在一九五一年改良了土质，現在向社要工錢。給不給？如何給？

再次，土地入股后，吃菜怎么办？給不給留菜地？

所有以上这些疑难問題，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大家想办法，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关于土地入股問題，社管理委员会首先召集了有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了评价办法及如何分红，然后交给群众大会讨论，最后确定：土地折价入股，照收成的百分之三十按股分红。以赵国顺和赵德安两家的土地为标准，先给他两家按土质好坏和三年来的平均产量定出股来。大家就拿他两家做标准来评定。可这时有的社员不实报亩数。如赵春山有七亩地，只报五亩，想少交公粮，但是又怕分红少了，于是把每亩产量多报了两石八斗。党支部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通过积极分子以“大揭盖”的方式纠正了不实报实评的现象，于是入股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进行了土质改良的土地问题，经理事会讨论及社员大会通过，决定头一年土地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给原主。一年后按照一般土地处理。

关于菜园子问题，最后确定，每人留一分地，做为自留地，原来没有园地的，社统一划出离村较近的土地做为园地。这样菜园子问题也解决了。

建社问题解决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如何组织生产。由于建社没有更多的经验，所以在调配劳动力上就产生了问题。每天早晨大家很早来到集合地点，日头大老高了，活还分配不出去。因为头天晚上没有计划好，第二天早晨，等人离离拉拉来齐后，才临时支配。有一天栽土豆，队长早晨到地头一看，一个妇女也没有来，男社员又都种地去了。没人栽，怎么行，这才临时派人找来几名妇女，但又不知道上哪块地去栽，等弄明白后，已经小晌午了。另外在评

分上也有問題。干活不管你是扶犁还是打橇子；也不管你干活好坏、劳动力强弱，一律是八分。大家都称“老八分”。这就大大影响了社員的生产情緒，干起活来劲头不足。社員乔栋云說：“生产合作社是比互助組好，可是干起活总不如互助組干的欢。”本来怕入社后人多乱套的单干戶，这会更有理由了，他們說这是“早晨派活工夫市，夜晚评分鬧夜市”。

是的，分活混乱，评分不准确，这都应该赶快糾正。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慢慢摸索着，两个問題都得到了解决。分活問題是这样做的：把要做的活，在头天晚上就研究好，第二天早晨很快就分配下去了。在评分問題上，按干活好坏快慢评分。这样一来，建社初期发生的問題都一一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从此，社就以它新生的活力，走上了巩固发展阶段，逐步成长壮大。

趙剛和婦女生產隊

兩年來，婦女生產隊成了合作社生產中一股強大的力量。她們對發展生產、鞏固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過去有些男社員說“婦女不頂啥”，現在都說“婦女了不起”了。婦女生產隊所以取得這樣大的成績，除了她們本身努力外，也是和她們的隊長趙剛的領導分不開的。

趙剛同很多婦女一樣，在舊社會受盡了痛苦。她從小到大一直到結婚，家里連一條壟也沒有。父親和丈夫都給地主扛活，一年到頭吃不上穿不上，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解放後，分得了土地，翻了身，每天同丈夫一塊下地勞動生產，開始過上了好日子。她痛恨舊社會，熱愛今天的好生活，深深地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一九五〇年丈夫因病死去了。從此，她每天起早貪黑，炕上地下忙個不停。最初和村里人換工插犍，後來參加了互助組；同組里的男人一起勞動，不管是鏟地還是割地，男人都拉不下她。她不怕苦，不怕累。當村子要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她首先報名參加。在社里干起活來更加起勁。後來被選為婦女生產隊長。建社後兩

年，她也同其他社員一樣，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不但吃穿富裕了，還蓋上了三間新瓦房。逢人就說：“聽共產黨的話，真不差，要想富裕必須組織起來。”

黨支部建立起來後，黨組織看她積極肯幹，對政府號召的每件事都積極響應，於是就經常教育她，使她更明確黨的方針政策；同時她對黨有了進一步明確的認識。因此黨把她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她光榮地成了共產黨員。

一九五二年高坎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起來後，趙剛打心眼里高興，她積極地參加了社里的勞動，從切身體驗中，認識了一條真理，那就是農村勞動婦女，只有參加社，參加集體勞動，才能取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和婦女的徹底解放。正好那時社里缺乏勞動力。大家都盼着婦女能參加生產，可是參加生產的婦女並不多。姑娘們雖然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了，但她們總覺得下地同小伙子一起干活不大好，怕別人說俏皮話。有些媳婦認為：“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只要自己男人勞動夠吃也就知足了。有小孩的那就更不能下地了。

眼看就要春耕了，很缺勞動力，可是婦女們大多數還都不下地。黨支部覺得問題挺嚴重，就叫趙剛去發動婦女參加生產。趙剛接受黨的任務後，就挨門挨戶去動員婦女，整天東門出西門進，走遍了全屯五十八戶才動員出來七、八個人。有小孩的媽媽不管你怎樣動員她，她也不下地。沒等趙剛推門呢，屋里馬上就說：“大嬸，咱可比不了你呀。你的孩子大了，能跑能顛的，撒手放心，我們孩子攔家沒人哄呀！”趙剛一听也是個道理。孩子半天不吃奶，又沒人照看是不行

呀，赵刚暗自想，可以叫老太太在家哄呀。可是没有老太太的怎么办呢？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她就去找党支部书记。后来经过管理委员会研究和社员大会讨论，决定成立一个农忙托儿所。费了很大劲才解决了房子问题。可保育员怎么办呢？保育员这工作当时谁也不愿做。有的青年妇女说：“大婶，我们宁可下地也不哄孩子，抓屎抓尿的谁能受得了那个！”这件事，不但青年人不肯干，老年人也不愿意干，有的老太太说：“咱哄一辈子孩子啦，算叫孩子累坏了。”问题解决不了，她便去找支部书记张振发商量。张振发告诉她：“你先动员青年团员带头做样子，就能办得到。”赵刚就按他的话，先去找青年团员赵玉芝和赵芝芳。她俩起初也不愿干，后来赵刚耐心地讲妇女要和男子平等必须参加生产，现在正是需要我们，托儿所的问题若是解决不了，就会有许多妇女不能参加生产，那社里的生产也就搞不好等等道理。经过赵刚的耐心帮助，她俩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做一个光荣的保育员，使其他女社员安心生产。不但这样，她俩还带动了两名青年妇女，共同参加了这个没人愿意做的保育工作。

托儿所新成立，保育员没有经验。小孩一叫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哄这个那个哭，哄那个这个叫。孩子叫了几声那怪话又多了：“毛丫头蛋子，她在家还不得谁哄哪！”有的妈妈说：“光叫我们安心生产，孩子哭出病抓服药得多少钱呀！”有许多妇女干脆把孩子抱回去不再送来。保育员也哭成了一团，都打算不干了。她们对赵刚说：“大婶，我们不干了，可受不了这个气！”赵刚耐心向她们讲解：“做一个

青年团员；不能怕困难。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想办法克服困难，想办法把孩子哄好，这样别人不就没有意见了。”她又赶忙去说服孩子的妈妈，要她们继续把孩子送回托儿所。

虽然孩子是送来了，可孩子的妈妈还不十分放心。孩子妈妈刘淑芳，是一个细心人，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后，总要称一称，怕保育员亏待自己的孩子掉了膘。谁知道过几天后，不但没有掉膘，反而长了一斤。赵刚就抓住这个具体例子进行宣传。初期孩子的妈妈从地里回来给孩子喂奶时，总是先悄悄地从门缝里看一看，看看保育员对自己的孩子怎样，孩子是不是受了气。但一次也没有发现过。孩子妈妈们放心了。托儿所为了更好地听取孩子妈妈的意见，便召开了一个群众代表会议，在会议上赵刚被选为托儿所所长。从此妈妈们再也不把孩子挂在心上啦，都积极地参加了生产。

孩子问题解决了，但也还是有些妇女不下地干活。于是赵刚就到各家说服动员。一次说不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社员赵文泉的爱人王淑英，虽然赵刚到她家动员好几次，但她还不下地。赵刚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就再一次到她家去。王淑英因为不满意赵刚，故意不出去看狗，狗把绳子挣断了，抽冷子一口咬到赵刚的大腿上。王淑英后悔也来不及了，忙下地把赵刚的伤包上。但赵刚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还是耐心地说服王淑英。这回她可真的脸红了，对赵刚说：“你是为了咱好，三番五次地跑，真对不起你！请你放心，明天我一定上社里干活去。”还有一天去动员张

靜華，她对赵剛說：“現在解放了，我們翻身了。我家那二亩七分地，有男的劳动就行，你为啥还动员我下地？妇女翻身难道还翻到地里去了！”赵剛仍旧热情地說：“在旧社会，咱妇女沒有地位，把咱們看成嫁汉是为了穿衣吃飯。現在翻身了，就不應該再依賴男人，咱們應該积极生产，这是光荣的事。再說，現在女人無論在哪方面都和男人一样平等有权利，那么，咱們在劳动上，也應該一样。現在干活是实行‘按劳分配’，也就是在待遇上不分男女，誰劳动得好誰就多收入，生活也就过得越好。”張靜華一听，覺得她的話也有道理，又想到赵剛这样三番五次地来帮助自己，覺得再不下地也說不过去。从此，她便参加了生产。以后，赵剛看到她的缺点就耐心帮助她，发现有一些进步，也及时地表揚，因此，張靜華就漸漸地成为社里的生产积极分子了。

大多数的妇女都参加了生产以后，劳动力不足的問題解决了。但新的問題又来了。妇女下地劳动，有些男社員总是瞧不起她們，說她們力气小不能干活，并說：“兔子能駕轅还买轅馬做啥？”妇女干活时他們总找毛病。說妇女打的楂子不干淨，煞不紧，車不好拉。所以在評分时淨給妇女評男劳动力的一半，男的十分，妇女就五分。这样一来，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就不高了。党支部发现这个問題之后，就帮助妇女来扭轉男人对她們的不正确看法，鼓励妇女們在劳动中作出优异的成績来回击那种不正确的看法。有一天在地里追肥，男社員拿着鋤头在前面刨按，点一下就跑，干的飞快，一个勁对后面濾粪的妇女喊：“加油啊，拉下啦！”妇女在后面

拿着沉重的粪筐子紧追，弄得满身是汗，把胳膊都压肿了还是撵不上。下午妇女核計核計自己一起干，刨坎的和上粪的常替换，干起来又轻松又快活。男社員干到头，她們也到头。这回男社員才知道了拿粪筐是重。所以隔不一会他們就喊妇女們：“来吧，咱們还是一齐干吧！你們刨坎，我們上粪。”

还有一次，社里盖馬棚要托坯。男社員打坯，叫妇女給和泥、运泥，一个頂一个。男社員打的很快，用手压几下就是一块。这可把运泥的妇女累坏了，来回紧跑，还是供不上。一上午，把妇女累的够受。中午赵剛就向党支書張振发反映了这个情况。經研究后，决定下午妇女自己干，男社員下地。下午赵剛就領着妇女干起来。她們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在劳动中赶上男人，拿出了所有的力量，十一个妇女一下午托了三千多块。男社員鏟地回来一看，有的一边伸舌头一边說：“掌鞋不用錐子針(真)行啊！”大东区委乔書記来到托坯的妇女跟前对大家說：“妇女同男人干活差不多，这坯打的不次于男社員，应当跟男社員一样給报酬，同样評分。”

經過几次事实証明，同工同酬的問題解决了。这个問題解决后，妇女生产队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漲了。

一九五三年七月間，合作社的小麦、大豆、高粱都起了蜜虫和夜盜虫，男女社員們看了，沒有一个不从心里疼的慌。这时，党支部便积极动員和組織全社社員，出动消灭虫害。赵剛和妇女生产队，也不落后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在技术上她們不懂得，就在农业技术指导站老呂头的指导帮助下，用

边学边做的方法，学会了消灭病虫害的技术。这样，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六六六”“鱼藤精”和喷雾器的妇女们，也都学会打药了。她们爱集体事业的心很强，不但白天打药，晚上还打着灯笼干，结果，四十多亩小麦，只用了二十四个锄头就把虫子都消灭光了。

同年，妇女生产队又学了肇源丰产经验，间苗保苗的活全由妇女生产队一手包做了。光经她们间的谷子就有九十八亩地，还是用新农具平播的三行苗眼，苗又密又宽。开始间苗时，妇女下地一看也发愁，男社员就鼓励她们说：“这回可要看看你们的好样啦！”妇女们一听这话，嘴里不说心里可使上劲儿啦。开头妇女们用一只手间苗，又累又费工，后来，赵刚领着大伙学习用双手间。这办法越干越灵活，间苗技术和效率也就越来越提高了。开始间苗一垧地得用四十多个工，最后减少到二十来个工。这么一来，她们生产的劲头更高了。早晨天一蒙蒙亮，有的妇女就偷着下地了，晚上不掌灯不回来；夏天火热的太阳晒的浑身冒汗，可是妇女生产队员们决不泄劲，个个都是战场上的最勇敢最坚强的女战斗员。

工人農民心連心

合作社建立起来后，农业生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农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所有这些，社員們都很知道：这全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他們常用民謠来歌唱：

毛澤东，
北斗星，
跟着他走方向清，
跟着他走定成功。

老乡們也知道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帮助与工业的支援。从高坎农业社一开始建立，国家就通过供销社、技术指导站以及信用社等机构对高坎社作了很具体的扶助与支援。供給新农具与农业机器，貸給了价值五千九百三十二万元的車馬、谷物种子和小农具及近四百万元的科学藥品，另外还协助高坎社扩大了副业生产。

国家通过供销社并以供销社作桥梁向农业社供应了大批

农具、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也收购了农村的农副产品。仅一九五三年一年就供应高坎社：土豆栽子四万多斤、硫酸二千五百斤、豆饼七百块、麻袋二百一十九条、日用小农具一部分。此外还供应了很多牲口饲料以及大量生活资料等等。一九五三年国家通过供销社代高坎社推销的农副业产品的数字也是很大的。如粮食、蔬菜、猪肉、鸡蛋等，仅推销的土豆一项就合人民币三千九百一十五元多。而且供应和收购的价格都是十分合理的。这就加强了高坎社生产的计划性，紧紧地与国家经济联系合作，斩断了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的中間剝削，直接間接地推动了高坎农业社生产的发展。

至于农业技术指导站作用就更大了。土地連片打开地界后，就为在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新式农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高坎初级社建立的同时，政府就在高坎建立了一个半机械化的技术指导站，供给了很多新农具与农业机器，根据季节需要举办技术训练班，推广先进技术和新经验，培养了群众的技术力量。一九五二年，就有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使用了新农具，其中有四十亩小麦由于使用新农具，获得了每亩平均三百五十斤的高额产量，超过当地一般小麦产量的一倍以上。到一九五三年，使用新农具的面积更加扩大，已经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些新农具和农业机器包括两台拖拉机、一台脱谷机、一台五铧犁、两台双铧犁、一台苞米脱谷机、两台圆盘耙、二十二台喷粉器、四十八台喷雾器等。新农具使用的原则是：大型的归技术指导站掌握，合作社租用；小型的根据自愿贷给农业社使用。这

些机器，在生产中，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强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五二年割小麦时，就使用了收割机。收割麦子那一天热闹极了，社员们围着收割机谈论着。小孩子把小脸贴在机器摇臂上，小手摸弄着，偏起小脑袋看了又看。老人们叼着旱烟袋离得老远的瞧着。开始割地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坐在收割机上，收割机开动了，它走过的地方象个小胡同，麦子刷刷地一片一片倒下来，好几个人跟着捆都捆不过来，看的社员都高兴的拍起手来。四十多亩小麦不到一天光景就全部收割完了。大伙都说：“在早有句俗话：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这回有了收割机，就再也不怕拔麦子了。”

一九五三年割了小麦后，社员都想再种一茬秋白菜。但要翻麦地得多少工呢？偏赶那年雨水多，地里活紧，倒不出劳动力来。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就在这时，技术推广站开来了两台拖拉机。以前社员只是听说将来要使用拖拉机种地，可谁也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给全体社员和附近的农民一个很大的教育，他们说：“拖拉机来了，大家有劲了！”

“拖拉机就是我们的奔头！”这两台拖拉机来到后，就发挥了“铁牛”的威力，仅用三天工夫，就把一百亩麦地、二十五亩土豆全部翻完，使秋菜应时种上。

秋收前技术推广站又运来了刨土豆机、打苞米机、打谷机等。起土豆机从地里一过，一个个大土豆就全部翻到地面上来，几个人跟在后面捡。五十六亩土豆只用了三十四个人工就收完了。要是象过去用铁镐刨就得三百九十个人工，并且

还免不了有很多土豆受鏽伤。然而最有趣的还是一千一百号脱谷机，远看象个火车头，近看满身是牙轮。只要马达一响，牙轮就飞速转起来。不管你是打高粱还是打谷子，只要把穗子往嘴里一添，乱柴就从屁股扬出去，粮食从肚里漏下来。社员的任务只是等着装口袋。仅一天半就打完了一百二十七亩高粱。要是用石碾子来打，那就需要八十八个人工和六十六个马工。有一天，太阳只剩一竿子高了，农业推广站的同志还要脱十五、六石蕎麦。当时有很多社员不相信能在傍黑前脱完。因为这么多蕎麦如果用旧法打，得用十多个人工和四匹马，两天才能打完。可是等脱谷机一转动起来，出乎社员意料，太阳刚压山，蕎麦就全脱完了。社员都说：“就是长一万只手也赶不上一台机器呀！”这年，全社的小麦、高粱、大豆、蕎麦等都是用脱谷机脱的，总共只用了六天，一百零八个人工就把十五万八千多斤粮脱完了。这些粮食若用旧法打，得用二百七十九个人工和二百零七个马工，干上一个月。由于使用了机器，可以倒出很多人力种秋菜、拉粪、搞副业，这怎能不使社员高兴呢！所以社员都说：“咱们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让国家多造机器。”

使用了机器生产，不但减轻了社员的劳动，也提高了产量。用新农具种的高粱比用旧农具种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倍半；谷子提高百分之五十五，苞米、大豆等都提高百分之二十。一般社员都比单干时增加收入一倍以上，他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几年来，工业品价格降低，粮价有所提

高，也相应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一九四九年的煤油象黃湯子似的，一点就冒黑烟，每斤还得七千元；一九五三年的煤油，清清爽爽的，只三千六百元一斤。一九五一年各种細布平均每尺二千九百八十元，一九五三年下降到二千七百多元。就由于工业发展，工业品价格下降，社員們家家戶戶的购买力大大提高。社員們都說：“这几年，新冒烟的工厂越来越多，我們用的东西也越来越齐全了。”就拿老社員刘柏林說吧，一九四九年国家工业还没有恢复起来，他只能买到青、藍、白布，好的花布很少。这几年工业发展了，情况就不同了。一九五三年他老婆买了六种可心的花布，把自己的儿孙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另外还买了热水瓶，窗子安上了大块玻璃，木飯勺和瓦飯盆变换成白鉄勺和鉄盆。他說：“不叫工业发展了，我們上哪里去买这些好东西呢！”不仅刘柏林，其他社員也是如此。全社新打了二十多眼洋井。每家的窗戶都用大玻璃代替了毛头紙。过去农民哪有玻璃，頂多窗櫺上安一小块玻璃，人都称做“眼鏡”。現在，他們所用的一切都变了样。社員都知道：过好生活离不开国家工业的发展，都說：“有粮食吃才是生活的一半，那一半就得依靠国家，依靠工业。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工业！”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晚間，党支部書記張振发，对大家讲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介紹了他到很多工厂參觀所看到的工人劳动情况。他說：“在鋼鉄厂里，这边还是一堆廢鉄，到那边就成了鋼板、鋼条、各种机器。工人工作起来，

連一分鐘都不能耽誤。他們整天叫鉄水烤着。工人老大哥沒有私心，眼光远，一心一意为国家建設，制造机器。咱們怎么来支援国家工业建設呢？首先就应当把余粮卖给国家。”他首先就带头卖余粮四千斤。社員听他一說，心里就动了。當場老社員刘柏林說：“我卖给国家七千斤余粮，連我卖猪买来的四千多斤余粮也卖给国家，让国家多修建工厂……。”又有社員說：“咱們多打了粮，收入多了，这还不是国家工业化的援助，赶快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設，咱們农业生产好快一点机械化。”于是他們在“余粮不进家，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下，你四千斤，我五千斤，大家爭先恐后地报着卖余粮的数字。会合一統計，全社一百六十多戶，共卖八十万斤余粮，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啊！

几年来，由于使用了机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社員了解到国家发展工业的重要，同时和工人老大哥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起来。工人每次来到高坎参观，都受到他們的热情招待。在双方不断的交往中，大家更感到工人和农民是筋連骨，骨連肉，血肉相連。

一九五二年八月，沈阳机械二十三厂工人来到高坎参观訪問。他們同社員亲切談心。二十三厂工会主席向社員說：“兄弟們，使用的新农具有什么毛病沒有？回去咱好改进。”社員赵国順对他說：“新农具啥都好，就是零件爱坏。工人老大哥，还得想法提高質量。洋犁鐮子尖磨光后沒地方去換，往后得多改点送給我們。”工人們當場表示：保証回去提高質量。果然，以后厂子送来的机器，比先前的耐用得

多，还帶了很多零件來。社員都說：“工人真是咱們老大哥，說改进真就改进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沈阳工人代表团來到了高坎，那是大年初二。工人代表团來到后，全村立刻欢騰起来。鑼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社員都把剛下車的工人代表往自己家里請：“快到咱家去看看，咱农民的生活可与以前大不相同。”工人代表分別被拉到各社員家去了。社員乔万成早就准备了热茶和香烟招待工人，他热情地对請到家的工人說：“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并高兴地告訴工人：“毛主席給咱們指出了光明大道，叫咱走合作化的富裕道路。这样誰还愿意走小茅道呢？去年我們用新机器种地，得到了大丰收。我家就分得了一万二千五百斤粮食。我把余粮全部卖給了国家。”这时乔万成的老婆从屋里抓出一把稻子給工人看：“这是用你們造的机器打出的粮食，多成实呀！”乔万成接着說：“我总觉得我們的贡献小，今年打算多搞副业，多养猪、养鸡，供应工人老大哥。”工人們从各家出来后，張振发又領他們参观了社的葡萄园。張振发和代表团长王文山說：“日子越来越好啦。将来咱使用机器干活，节省下来的劳力多搞副食生产，叫工人老大哥吃的胖胖的。”王文山高兴地說：“我是近代化机械加工装配車間主任，明年我們車間就能生产一A六二車床。現在正在試制。我們保證試制成功。你是高坎社主任，让咱俩展开兄弟竞赛吧！”“好，让咱們来竞赛！”两只手有力地握在一起了。

合作社在斗争中成长

我們的胜利，就是敌人的失败。但是，地、富、反、坏分子，是不甘心失败的。因此，这些家伙在高坎社成长壮大时期，又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在建社后的第一个夏天，有一次地主赵国兴，支使他的儿子利用黑夜，到社的苞米地里用镰刀砍倒了一片片的庄稼。他们企图破坏合作社的生产，搞垮合作社。当社发现后，党就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并组织群众黑夜去“看青”，使得敌人没有可乘之机。但敌人并没有死心，又在另一方面暗下毒手。

一天，高坎社员听到苏联老大哥代表团要来参观的消息，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从早晨起大家就紧张地忙碌着，为苏联老大哥参观团的到来做着准备工作。但就在这个时候，坏蛋们趁社员对他们没有更多的注意的情况下，放倒了社里的大汽油桶，擦开了盖子，汽油便源源不断地向外流。他们恶毒地企图破坏合作社在国际上的声望。可是他们想错了，来参观的是老大哥，当苏联代表发现汽油桶往外流油时，便亲手给扶了起来，并把口给堵上。敌人的卑鄙企图又一次破

产了。在合作社的发展中，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都失败了。

在合作社的发展中，除了敌人的破坏和进攻外，社内也始终有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合作社刚成立起来，没有更多的资金预支给社员，所以社员也就自然缺少零花钱。这时，有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出社单干去了。乔贺年到外面做小工挣了钱回来，换条新海昌蓝布裤子，叼支“大生产”香烟就到社员跟前卖弄开了：“来，抽咱单干户一支烟吧！”看见社员还穿着棉裤，就更进一步讽刺上了：“唉呀！啥时候了，还穿着棉裤呀，不怕天热捂出白毛啊！可倒也是，省了得寒腿。”但社员并没有对他的“大生产”香烟和新裤子眼热，他们的回答是：

“别忙！秋后准比你们强就是了。”可是有些中农社员就有点动摇了，他们看到单干户能到外地做小买卖，大车能出去拉脚，有零花钱，就总想退出社去单干。跑小买卖的王洪坤乘机引诱社员说：“缺钱？只要跟我跑一趟就够你们干个半拉月的。”这种引诱在中农赵恒裕、刘生福的身上倒真发生了影响。有一次他俩在一块地，一到地头，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喊：“地都荒了，干部是怎么当的！”“走！不干了！”说着便扛起锄头往回走。他们本想这么一闹，大家也一定会跟他们一齐回来。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天晚上，社召开了社员大会，群众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俩的错误行为。甚至有很多的社员要求把他们俩开除出社。张振发向大家解释，党的政策不是叫我们开除，而是应当团结教育，尽量使他们能够转变。另一方面，张振发也耐心地反复教育他俩，对他们讲走合作化道路

的优越。这些反复深入的教育终于使赵恒裕、刘生福开始醒悟。但也有少数分子却不从中吸取教训，不听党的话，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为了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开始破坏生产，成了人民的敌人，刘长亮就是一个例子。

刘长亮解放前是地主的管家，自己虽然是贫农，但脑子里却充满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解放后分到了土地，于一九五二年加入了兴龙铺生产合作社，并当了社副主任。同时也钻进党的队伍，成为党员。入社几年来，年年增加收入，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也逐渐占了上风，总想要退社单干。他常到生产队长赵国顺家里说：“你还干？你一家三口人，我两口，你我单干不比在社里强！”可是赵国顺没有听他的话，说啥也不退社。刘长亮一看不成，没有人跟他走，所以就改变了方法，进一步走上了破坏生产的道路。

正当一九五四年春天水稻插秧时，刘长亮把水源堵住，不给放水，这样，使刚插上的稻秧全部枯干了，造成很大的损失。同年国家发放给合作社一百元贷款，他利用职权把这笔钱全部借给了土豪赵国祥盖房子，从中索取高利。而生活贫困的社员却没有得到一文钱的贷款。秋天在卖余粮时，他对社员说：“大家随便，愿卖就卖，不愿卖就不卖。”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收购余粮政策。

党支部发现后，对他几次严厉批评。他不但不接受党的教育，反而跟党组织对立起来说：“党能把我怎的？”支部书记张振发批评他，他却认为是张振发整他，根本就不接受组织的教育，仍继续走他的死路。

更严重的是秋天割地时，高粱明明还有白浆没有熟透，但他却下令割高粱。社员知道高粱没熟，都不愿意去，刘长亮一看大家不去，便厉声厉色地对社员说：“怎么？违抗命令吗？现在不割误了生产谁负责？”大家一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割了。一刀一刀地割得心真痛，都说：“完了，这回减产大了。”“他再当两年副主任，高粱都不能出穗！”实在不能割下去了，有的社员跑去找张振发。张振发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这才停止了收割。但是已经割了六、七亩了。据统计每亩因早割减产一百二十斤，共减产近一千斤，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当区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把刘长亮逮捕起来，送交人民法院判处了徒刑。

高坎合作社，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仅仅才两年的时间，高坎村的两个社就已充分显示了合作社的巨大优越性，它在市委的重点领导下，已发展成为市郊农业合作社的典范，“远看苏联，近看高坎”，这一句话在沈阳市郊农民中，广泛地流传着。

红旗，先进的红旗，高高地插在高坎的上空，它迎着火红的太阳随东风飘扬！

当金色的秋天来到了高坎的时候，广阔无边的田野上，到处是一片金黄。两匹膘肉肥的枣红马拖着一台马拉收割机，在谷地里来回奔跑着，收割机过处谷子一片片地倒下去，又一捆捆地从收割机上掉下来。社员们紧接着把这些收割下来的谷子，捆好堆起来，一刹时，高大的谷垛堆得象小山岗一样。

場園里，十几个社員圍着一台飞轉着的脫谷机忙个不停，姑娘們的笑声象銀鈴……。那边是堆得象山似的高粱头，被落日的余輝映照得通紅。另一伙是一撥妇女說說笑笑地在扒苞米，苞米长的也格外好，每个棒子都有一尺多长。無論你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一片欢笑，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一九五二年，建社的第一年就是一个大丰收年。这一年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使用了新农具，因而虽然在有二百六十七亩高粱严重受灾而歉收的情况下，每亩产量仍然增加到五百零九斤；比一九五一年全村平均每亩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并出现了五亩小麦每亩产量五百零四斤，和二十亩苞米每亩产量一千一百九十六斤的高額产量。

一九五三年，高坎社又获得了空前大丰收。这一年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用新农具耕种，又采用了新耕作法，因而两社将近全面丰收，粮食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六百七十七斤，比一九五二年又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其中苞米每亩平均产量达六百三十五斤；谷子每亩达三百八十斤；高粱每亩平均达六百斤；木豆每亩平均达四百五十斤；梗子每亩平均达七百二十七斤，都比一般产量高出一倍到二倍，两个社粮食总产量达一百零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按两社大小人口平均，每人能得到一千八百八十九斤粮食。

由于集体劳动又使用了新农具，劳动效率大大的提高，相对的节省了大批劳动力。社里就利用这些劳动力开展多种經營——养猪，拉脚，做工，栽果树，种蔬菜。因而副业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拉脚和做工的收入一九五二年两社达八千二

百一十七万九千元，一九五三年达一亿九千一百万元，一九五二年两社蔬菜播种面积四百一十四亩，收入一亿八千一百七十三万元，一九五三年播种面积三百五十五亩，由于勤浇水、追肥、深耕细作，收入达二亿六千六百三十七万元，两社集体养猪二十五口，葡萄园一处。

一九五三年由于粮食和副业收入的增加，社员每一个劳动日所得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六斤粮食增加到四十斤，两社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数过着中农的生活，其中百分之三十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而现在人人腰中有现钱，家家柜里有新衣；解放前，每户平均只有半间房，解放后几年来修建了九十七间，平均每户住一、两间房子；解放前全村只有三眼土井，而现在已经有四十八眼洋井了。

社员李德文（收入一般的社员），过去给地主做了二十年长工，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年得有半年吃糠咽菜，而现在有一间半房子，院里还有一眼洋井，五口人每人有一套新衣裳。一九五二年一个劳动力收入了二十一石粮食，一九五三年三十二石，合五百六十万元（币制改革前），家庭副业收入还没算在内。而邻村最强的单干户，中农张庆涛，种二十七亩五分地，打粮二十八石，去了公粮剩二十二石，全家十口人，每人平均得粮才有七百七十六斤。

社员韩玉成解放前给人家扛活，一年收入不足三石粮，而一九五三年他做了二百六十七个劳动日，再加上土地分红，共合粮食二十多石，全家每个人平均得粮三千八百斤，分红

后他乐的了不得。买了新棉花和被里、被面，做了三床被，再加上一九五二年做的那床新被，正好全家每人一床，那条盖了多年的破被，成了他家的展览品了。他还时常拿出来给人看，他说：“它陪着我半辈子，我要好好地保存起来，叫我的子孙万代都能看到它，也让他们知道知道解放前的生活，使他们永远不忘共产党和毛主席！”

高坎村的贫穷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员已开始成为有文化的农民。一九五二年村里建立了常年夜校及速成识字班，九十二名社员摘掉了文盲帽子，妇女理事赵刚过去粗通文字，但不会写字，可现在已认识二千五百多字，并且写的很好；同年又建立小学一处，使一百二十七名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全部入了学；为了便于社员提高文化，还建立了一个图书室，那里已存有七百五十册社员所喜爱的书；为了开展文娱活动，还成立了业余剧团，一九五二年一年就演出了小型歌剧二十三个，同年沈阳市召开体育运动大会时，社里还派了四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由于组织起来，不但改变了自然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几年来，社员的思想觉悟有了大大的提高，集体主义思想逐渐成长起来。

一九五〇年没组织互助组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正当大家忙着春耕时，赵春山和刘生海二人，吵吵闹闹的去村政府打“官司”，赵春山说：“我的地有马兰墩，你拱了我的地头！”刘生海说：“马兰墩长偏了，我看你吃了我的墩！”就因为这点小事争吵不休，拉拉扯扯的到村政府

去說理。对于一个农民，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分得了二亩七分地，这二亩七分地便成了他們的聚宝盆，全家大小就指望它为生。但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后，集体主义思想渐渐战胜和代替了那种个体狭隘思想。现在赵春山說：“过去的事真是提不得了，地算什么聚宝盆，咱走合作化道路才是一条真正幸福之路。”从前他俩吵架的事儿就成了大家茶余飯后的談笑資料了。

經過集体劳动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社員对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已不是那样特別感到兴趣了，大家都热爱起农业社这个大家庭。每当收工后，社員总是在院子里擦农具呀，檢查車呀，把家什收拾得妥妥当当的。保管小組长韓玉成，每天晚間总要到馬棚去看看，恐怕牲口喂的不好，会发生什么意外。

一天黑夜忽然来了狂风暴雨，大风呼号，闪电交加，大雨象瓢潑似的下了起来，生产队长赵德树睡得正香甜，忽然被惊醒，他想起了社里的粮食，风大会把社的粮食仓子刮坏的。于是他就冒着大雨，一气跑到粮食仓子跟前，一个闪电过去，他发现果然有个仓頂的帽子被风吹歪了，眼看着就要刮掉了，如果再迟一会儿，水就会灌到粮仓里去了，赵德树立刻爬上仓頂，压住仓頂的帽子，这时社員們也都起来搶救，使得粮食沒受到絲毫損失。

随着集体主义思想的增長，社員之間的团結互助精神也逐漸的成长起来，社員們互相帮助互相体貼，真象一家人一样。有一天黑夜，社員董玉貴得了急病，張振发和很多社員

黑天半夜都來照看。社理事趙剛連夜跑到四、五里地遠的地方去請醫生，第二天一早就把他送到醫院里去，同時借給二百元錢。董玉貴住院回來感激地說：“合作社就是我的家，社員真比我的親兄弟還親，要不是合作社我早就見閻王了。”

長期的集體勞動，使大多數社員體驗到只有社好了，社員才能好，因此，他們干起活來都是那樣積極。社員每天下地干活由值班員敲鐘，很多社員不等鐘響就來到了集合地點，社員吳忠志，村里都叫他“懶莊稼人”，過去種地日頭不上窗不起來，一九五〇年單干時種十二畝地差點沒荒了，別人家的小苗出土時，他才下種。鑿地時還是互助組幫他鑿的，可自從他入社後，每天雞一叫就起來和大家一起去干活，干的是那樣起勁，他說：“過去偷懶害自己，現在勞動為全社。”社員們都抱着干活為全社的思想，干起活來一個賽一個。建社以來一連兩年的大丰收就是和他們這種勞動熱情分不開的。

現在社員們都說：“互助比單干好，合作比互助強”，的確，合作社比單干好，比互助組強。然而社員們並沒有滿足現狀，他們經過黨的幾年教育，都清楚的知道，更美好的生活還在後頭。

“黑 社”

新立堡老李家大院，围了一大群人，比比划划，乱乱纷纷。在議論什么大事情呢？走过去一看，才知道他們是互助組的人。一个个气得臉紅脖子粗。“瞧人家馬官桥办得多帶勁，多热乎，为啥不讓咱們也那么的？”“倒是人家人多好干活。今年蝗虫鬧的那么厉害，可是秋后照样大丰收。”“要不他一个工分今年就能三角几，比咱多了不老少！”“啥？早先他們也是互助組，和咱差不多，咱們要办起合作社不也象他們一样美！”“美啥？不批准你建社，你不还得干瞅着。”“干瞅着！人家都走社会主义道，成立合作社，咱們能瞅着社会主义尾巴嗎？”“毛主席把社会主义大門給咱們打开了，不准进挤也得挤进去。”五十多岁的老大爷武庆九也赶来了，一到就找李世昌：“李支书，上边到底是怎么說的？”坐在一边的李世昌正在考虑老乡們的意見，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才行。一听到武庆九的声音，这才站了起来。“怎么說的？說咱們建社条件不够：車馬不壮，劳动力也不强，土地又少又薄，底子不厚，万一办不好搞垮了，影响不好。”

“得了，要那么些条件，咱们啥时候才能成立合作社！”“嗯，要够那些条件，除非富裕户，这不，上馬社一共二十六户，中农就二十三户，才三户贫雇农。咱们穷棒子，不就只得干瞪眼。”武庆九又接着说：“反正毛主席指的这条道我是走定了，上边给‘路条’也走，不给开‘路条’也得走。”这时，忽然有人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站了起来，冲着大伙：

“嘘！静一静！”接着望了望院外，看看没有别人，才悄悄地说：“我说这么的，上级不批，咱们偷着办还不行！”

“偷着办，这行吗？”李世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新立堡在解放后，就积极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到一九五四年全堡已成立了五个互助组。在全国合作化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周围高坎、馬官桥等合作社取得巨大成绩的影响下，及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宣传教育下，五个组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有了成立合作社的要求。李世昌互助组表现的更为强烈。

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李世昌，自从转业回乡，就下定了决心要很好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把家乡变得无限美好。积极分子王维政，从区委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回来后，就与李世昌共同研究了合作化的问题，决定在全村大力宣传。于是王维政就象入了迷一样，逢人就讲：单干不如合作好，一家一户单干经不起风吹雨打，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不怕天灾。土地入股打开地界能够因地制宜的合理种植，保证产量一天天提高。这一宣传使新立堡组员开了窍。群众办社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高涨，有的组员干脆直接找李世昌：

“李支书，咱们不好也办个合作社吗？”

建立合作社这是一件好事，正是党所指引的方向。于是党支部就组织了积极要求建社的五、六十人联名写申请书给区委。然而区委没有批准。

群众的要求百分之百的合理，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上级不批准怎么办？党支部研究的结果：相信走毛主席给指的社会主义道路没错。于是以李世昌、王维政、武庆九等为骨干组成了十六户贫雇农、二十六个劳动力的不为领导所承认的合作社——黑社。李世昌被选为社主任，王维政被选为社会计，李支书带头土地入股，车子也折价入社。全社有七头牲口，两挂车，四副犁，五台大车，五眼井，这些便是社的全部财产。这么穷，社可怎么办？

困难，怕什么，一个个的克服；没有经验不要紧，慢慢摸索学习。李世昌、王维政经常到马官桥合作社去学习先进经验。李世昌向马官桥社长王者臣学习管理合作社的经验；王维政也常去找他们的会计请教如何写账记分。由于社员全是贫雇农，因而大家非常团结。他们说，过去我们都是穷人，给地主扛活，现在翻身，组织了合作社，土地连成片，我们可要抱紧团，好好干。他们的分配办法是评工记分，按劳取酬，民主评定。每月可以预支，预支不按上地多少劳动力强弱，而是按每户的需要。家庭困难的可以多支，较富裕的少预支，预支由二十元到四十元不等。大家很少闹意见，有事大伙商量，经常开会，随时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大家对社的财产非常爱护。一次，一头牲口掉井里了，把大家急得什

么也不顧地赶紧去搶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社員的团結，使合作社一天天巩固和发展。七十多岁的李学道老大爷称贊这是：“人合心，馬合套，个人得失不計較。”

合作社已經办好了，巩固了，然而有些右傾的領導同志，仍然不敢承認，他們說：就叫大型互助組吧！事实上他們已經默認了。

組織了合作社大家干劲更高。早晨不等天亮就下地，直到晚上掌灯才回来。为了不耽誤干活，飯也帶到地里去吃，中午也不休息。下雨了，芸豆还没摘完，可誰也舍不得放下活避雨去，一直等到把那块地摘完。有个时期抗旱，大家劲头更足。李世昌、王維政常常忙得忘了吃飯。李学道老大爷也半夜三更地澆白菜。別人怎么劝也拦不住他那股干劲。

这种群众性的高昂的合作化劲头，有了这么好的干部領導，所以秋后获得了大丰收。白菜亩产一万五到二万斤，一般的一棵就有十来斤沉；洋蒜子亩产一万一千斤；苞米也大丰产，一亩就有六百五十多斤。这是单干或者互助組时所不可能有的丰收年。于是，工分一分就值三角八分，全年总收入二万零四百多元，每个劳动力收入普遍达到七、八百元。普遍超过了馬官桥。除此而外，社里的农具、牲畜和草料也有了很大增添。

第一年，黑社就以巨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呈现在每个劳动者面前。合作好？单干好？事实很明显。于是很多单干戶紛紛要求入社当社員，韓洪泰等人的情緒更火热，巴不得他們的大名早就写上了社員的花名册。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

热潮，发展到一九五五年，终于迫使前怕龙后怕虎的领导同志，把“黑社”的帽子摘掉，正式承认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在“黑”的时期，领导也在事实上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黑社能够办的更加好。只不过他们怕：“万一搞垮了，影响糟。”没有公开承认罢了。

右倾保守再也束缚不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了。“不批准，我们偷着办。”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陵后刘保山领导的黑社。

一 日 千 里

几年来，由于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使初级社的力量日益发展。合作化的优越性一天天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也一天天发展起来了；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更斩断了资本主义势力与农村的联系，维护了广大贫农、下中农的利益，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天天增长；伴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农村党的力量也日益巩固提高，积极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领导他们向资本主义道路作斗争，使农民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死路一条；也促进了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这一切都大大地推动了互助合作的大发展。从高坎一直扩展到全区，一九五四年全区二十八个村，到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以前已经发展到四十个，占全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四。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天天提高，以极顽强的力量向上增长。高坎村的巩固和发展，两个黑社成立了，发展了，并且也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合作社一天天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这一切都表明合作化高潮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来到。

一九五五年十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发表以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汹涌澎湃，波瀾壮阔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各地扩展。右傾保守力量再也拦不住了，只好赶快給这种迅猛异常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激流註道。群众說：“社会主义大风暴把我們給解放了！”申請入社的决心书，一張張从四面八方飞来，合作社迅速扩展，全村最后一家单干戶赵春山，也加入了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全村就全部实现了合作化。全区正式建立的和搭起架子的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春就达到六十四个。

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农业发展綱要傳到了高坎村，使广大社員极为振奋，社員們都兴高采烈地說：“党中央提出的四十条綱要太好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为咱农民想的真周到。”“有了这四十条，咱农民的幸福生活，可就更有依靠！”但是要过幸福生活，想实现綱要四十条，就靠現在这小社可真办不到。

小社的土地虽然連成了片，毕竟还属于社員个人所有，不能很好的利用，統一經營管理。高坎初級社在开水田的时候，在誰地里挖条沟誰也不愿意。同时土地分紅，也影响了地少的社員劳动积极性。农民办起来初級社以后，經過社員的共同劳动，使生产年年提高。可是生产增加后，地紅也得“水漲船高”，結果地多劳动力少的人家就不好好生产，靠土地分紅吃飯。而地少劳动力多的社員大有意見。社員紛紛反映道：“再好的土地放在那沒人种，也长不出粮食来。”

“咱們办社三四年了，土地再吃紅呀，劳动力可就吃上亏

了。”很多社員要求土地全归社，不再分紅，建立高級社。中农（特别是上中农）土地比較多，听大伙要成立高級社，心里可就有些不安了。根据这种情况，高坎村党支部組織全体社員进行了一次討論：到底取消分紅好不好，取消了分紅是不是会减少收入。在会上大伙談論的热火朝天。大多数人明确了取消分紅，更能統一經營，提高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还可以比从前收入更高。可是全村土地最多的老祝家，却怎么也沒轉过弯来，还是認为他“吃亏”了。有人說：“干脆咱們給他家算算賬。”說着真的就算起来了。

他家有大人小孩十六口，六十多亩地，在一九五五年土地分紅一百一十六元多，全年劳动所得是一千零六十五元，全年共得一千一百八十一元多。他家两个男劳动力，三个女劳动力，要是都下地干活，全年出勤照百分之八十計算，五个劳动力可以得到九千多分，合人民币一千三百五十多元，比靠土地分紅还多得一百六十多元，要是再努力生产，还能增加收入。这一賬使老祝家看到了用自己的劳动确实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更好地改善生活。这一賬不仅使老祝家开了窍，也使大家伙心里更亮堂。

一九五六年，党支部和社委会根据社員充分討論，最后确定，取消了土地分紅，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这一个經濟問題上，高坎初級社已經具备了走向高級社的条件。

高坎愿并大社，进行更大規模的統一經營，邻近村也愿和高坎并在一起。上馬村、三家子合并进来以后，接着烟台、仁鏡也要求和高坎社合并，只几天的工夫，七个行政村

(高坎、仁鏡、旧站、上馬、下馬、大夫、忠和)，二十二个初級社，一千六百五十八戶，合并成了一个高坎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一多一社。張振发被选为社主席，赵剛被选为副主席。

区委为了更好地领导新合并起来的高坎社，在旧站建立了党总支，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高坎、仁鏡等七个村子的农民，人人欢天喜地笑容满面，敲着鑼鼓，扭着秧歌，涌进了庆祝建立高級社的大会场。

这一天工人老大哥也选派了代表，到会祝贺。沈阳机械厂全体职工送来了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制造出来的第一批新产品——万能粉碎机，作为贺礼。全市三十个单位送了贺信，十五个单位送来了贺礼。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和沈阳市副市长也前来祝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社員們都紛紛表示：要以坚决超額完成一九五六年的增产计划的行动，来支援工业建設。

并了大社，土地得到了更合理的利用，消灭了地夹半、荒格地，加上新开荒地，共增加土地四五二·四亩。土地的大連片，更便于“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地，因而一千七百四十七亩旱田改为了水田。七百八十亩粮田改为了菜田。这既发展了多种經營，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供应了城市副食品的需要，也使合作社男女老幼人人有活干，增加了社員个人收入。为了保证增产，社里开展了大規模农田水利建設，改进了农业技术。試行了苞米人工授粉，蔬菜的温床、冷床育

苗。由于社大資金雄厚，可以有更大的力量购买机器，諸如水泵、电动机、打稻机、磨米机等等。所有这一些，极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紧张愉快的劳动，迎来了秋收的季节，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和欢笑。在各生产队的場院里，高高的豆垛、水稻垛、高粱垛，整整齐齐地屹立着。尤其是大垛的水稻更引人喜爱。在每天东方将要黎明的时候就能听到一片欢乐的声音，劳动的歌声和新安装的电力脱谷机的马达声，交織在一起。

社員們望着这滿場院的高聳的大垛，暢談着今年的大丰收，他們兴奋地說：“咱們社可真不善，年年都增产。”

“看着这些大垛，心里可真敞亮，往后要全用上机器……那日子就更美啦！”“轉高級社的头一年就是个丰收年，走合作化的道路是真好！”

高級社头一年所取得的成績是怎样呢？苞米平均亩产七百六十六斤；水稻亩产八百八十斤；試行的陆稻水栽效果良好，达到亩产一千一百三十四斤。高級社的第一年，粮食平均亩产量就在七百斤以上，远远超过了四十条綱要对北方各省粮食增产所規定的指标，因此受到了中央农业部的奖励。除粮食以外，蔬菜也获得了大丰收，对沈阳市的蔬菜供应，起了很大作用。

合作社收成增加，社員收入也得到了提高。这一年每个劳动日是二元一角，比小社每个劳动日最高一年的一元五角还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六。家家户户都增加收入，一个个滿面

春光笑盈盈。

也就在这一年，二十个生产队中，有十三个队安装上了电灯，每个作业区都有了电话。在正式送电的晚上，一瞬间，万家灯火齐明，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震盪田野，经久不息。社主席说：“这回可好了，安上无线电，喇叭筒，电话，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听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讲话了，各个作业区或生产队要有事，用电话就可以办妥。”

巨大的丰收，辉煌的成就，这是合作化后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满足了么？不，社员们说：“我们还要按党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向前！”

烏云遮不住太陽

合作化高潮后，社会主义的根子已經在农村中越扎越深，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巩固。一九五七年，党领导着人民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而英勇奋战，到处都洋溢着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劳动热情，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欢乐的歌声。广大的建设者们，盛赞“社会主义有多么美！”“共产党把我们的祖国领导得多么好！”人民越欢笑，敌人就越烦恼。他们竟猖狂到从阴沟里伸出脖子来哇哇乱叫，说什么“合作化搞糟了”，“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被取消”……，一股歪风邪气，恶臭难闻。

这一股邪气也刮到了高坎村。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和那些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们，叫嚷：“粮食不够吃”，“合作化搞糟了”，“工人生活好上天，农民生活苦下地”，……一时刮的烏烟瘴气，影响了部分不明真相社员的生产情绪，影响了劳动出勤率。

党支部研究了这些情况后，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领导群众坚决反击。光高坎村就前前后后开了三十来天的大

会，白天酝酿，晚上辩论。当时敌人的进攻主要是针对党的领导、统购统销政策、合作化运动和工农联盟等几个根本问题，党便领导群众在这几个方面，针对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了鸣放辩论。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嘴脸大白于世，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很快明确了是非，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把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言论驳得体无完肤。

为什么他们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呢？只要听听在辩论会上群众的揭发，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小地主赵国兴在鸣放时，到处煽风点火，和城里右派分子联系后，回来放毒说：“这回可好了，共产党整风了，那些有问题的党员，该押的押，该崩的崩。”并且到处散布：

“统购统销不好！”大家就在会上追问他：“统购统销怎么不好？”他直呼啦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这时群众就揭发说：“在伪满的时候，你是地主，又当警察，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过去是你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现在的统购统销是为了广大的城乡人民，大家都吃饱了，你们就红眼睛了。”有的社员质问道：“告诉你！你还想象早先一样随便剥削穷人，青黄不接的时候到处买青苗，往外借一斤土豆，到秋后就得还一斤粮食呀？办不到！那种日子，早就过去了！”最后被追问的不得不低头认罪。他才坦白：“我还是地主的思想，还想有钱存点粮食，好高价出卖，有了统购统销政策，就办不到了，所以总觉得现在太不自由了！”其实，他不光是这样，还想要联合城市

的右派，反掉共产党的领导呢。群众继续追问他：“在大鸣大放那咱，你两个来月不参加劳动，天天跑沈阳干什么？”

“托人卖房子！”

“为什么你卖了两个月的房子？”

他又递不上当票了。最后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到沈阳想托人找个右派。”

“找右派干什么？”

“我寻思真有那天，想弄个一官半职的。”

这时积极分子的眼睛都红了，不知谁说了一句：“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异想天开。”

原来，这些人看错了天气，认为他们反把的机会到了，要和城市的右派联合起来推翻党的领导。他们一方面想与城市右派挂上钩，另一方面又想在农村煽动起广大农民对党不满的风。他们对农民说：“农民留粮标准太低，不够吃。”积极倒把的小商贩、伪满警察分所长的太太王洪坤，外号“乌鬼”（她的脑门上有个黑记），到处扬风说：“粮食不够吃。”当日本参观团到高坎时，她故意穿上破衣服，挎个筐去卖鸡蛋，并当面说：“共产党他妈连粮食都不给够吃。”

群众反驳她说：“平均每人留粮四百八十斤，怎么就不够吃？合理支配，不光够吃，而且绰绰有余。在旧社会，你们警察敲诈勒索，打骂群众，无所不为，那时你们是吃喝玩乐，从吃到穿，哪一点不都是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那时就苦了我们了，哪家不是糠菜半年粮地对付着过日子，哪个人

能有四百八十斤粮食？你怎么就说不够吃呢？”

“烏鬼”在群众揭发之下，不得不流着肮脏的泪水低下头了。

在高坎村辩论的同时，其他各村都在区委领导下，也开展了这样的大辩论。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张庆贵，也乘风叫喊粮食不够吃。真不够吃吗？在辩论会上，大伙给他算了一个人四百八十斤粮食，到底够不够吃的细账。有的社员问：“我们的粮食都够吃，为什么你就不够吃呢？”他老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孩子吃的太多了。”

“你家小孩到底能吃多少粮食？”

“一个小孩一顿吃八个大饼子。”

这句话一出口，会场顿时热闹起来了，纷纷议论说：

“谁家小孩吃那些？”

大伙这么一问，他只好说了实话：“是我老婆把粮食拿沈阳卖了。”

这才把叫嚷粮食“不够吃”的底全揭穿了。

“不够吃”的真象大白后，群众自己也提高了觉悟，很多人从辩论中认识到新旧社会粮食问题的两种不同情况，认清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完全是为了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只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的粮食供应，才能稳定物价，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打击粮食投机奸商和囤积居奇的剥削者，才能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合作化搞糟了”的谬论，辩论的更为激烈。小地主

赵文森在鳴放的时候，就到处散布說：“我就同意高风（右派分子）說的合作化高潮是合作化‘高草’。”不仅如此，他在一九五七年栽稻子的时候，把三稔并成两稔栽。

在辯論会上，大家一五一十地把高坎社产量逐年提高的情况，和社員收入逐年增加的情况都摆出来了，在这些事实面前，赵文森不得不低头承認合作社增产是事实。

这时社員刘文濤問道：“那你們为什么还說合作化高潮是‘高草’？”

接着，王天青也追問道：“栽稻子时你为什么把三稔并成两稔栽？”

赵文森被問得理屈詞穷，不得不承認：“想要搞垮合作社，要使稻子稀，减产，你們再宣傳合作社的优越性也不灵了。”

上馬村的社員們在这場大辯論中，进一步認清了合作化的优越性。这个村一九五六年有一百一十五戶，其中有八十四戶增加了收入，二十二戶不增不减，只有九戶过去土地多、劳动力少、多少有些輕微剝削收入的戶，或因病等等原因而减少了一点收入。因此，社員們說：“极大多数社員增加了收入，这就是入高級社、走合作化道路的好处。”在辯論会上，大家还回忆起单干时候的一个故事：一九五四年，張兴才由扶余县搬到上馬村时，有三个劳动力，三匹牲口，还有点积蓄，当年就种上了地瓜、甜瓜。正好碰上歉收，連錢帶牲口都賠进去了。合作社虽然也受了灾，但是，不但社員的收入沒有减少，而且每家还安上了电灯，孤老病殘的还

享受了五保照顧。因此，“合作社是好得很，絕不是糟得很！”已成為廣大社員一致的呼聲。

社員們同時用算細賬的辦法，對反社會主義分子王洪坤說的“工人生活好上天，農民生活苦下地”的謬論進行了駁斥。

在辯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工人生活好上天，農民生活苦下地”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工人和農民的收入水平有差別，但是不是天上地下的差別，是合理的差別。這種差別是由各方面的條件形成的。有的說：“工人的勞動都是技術活，不懂技術，啥也干不了，人家為國家貢獻也大。勞動一天煉一噸鐵就給國家貢獻多少力量，按照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來看，也是應該的。”有的說：“不光工人和農民有差別，就一個村的農民，收入還有多有少呢！我看哪，這個差別是合理的。”

趙文濤同志在会上反駁說：“她這是安心挑撥咱們工農關係。工人的待遇為什麼不可以比農民高一點？我到工廠去參觀過，工人在那樣高溫的爐旁烤着，怎麼熱的天也得在那頂着。我看高點完全是應該的。象我們鏟地還可以鬆口氣，可是在那機器旁，哪敢錯眼珠，一錯眼珠就要出事故。有的人光看到工人工作八小時了。實際我們干十小時也沒人家干八小時累。”

其次，再從生活方面看，工人生活在城市，從住房子到吃菜、用水，……處處都得花錢。因此，從收入上看比農民高些，而實際生活水平，並不象王洪坤說的：“一個是天上，

一个是地下。”为了证实他们是在有意挑撥工农关系，在辯論会上就举出本屯在机床二厂的工人倪德田和农民李文德作了对比，算了細賬。这回大家都明确了王洪坤喊“工人生活好上天，农民生活苦下地”的用意何在。就是最近几年来农民的生活，也和工人一样，有了很大的提高，吃穿住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正在这时，張振发同志站起来問大家：“咱們社都有些什么新机器？”

大家說：“有拖拉机、播种机……”

“脫谷机、抽水机……。”

老張接着問：“这些机器給我們带来了多少好处啊！工人老大哥生产的东西多，过日子的花銷也多，难道他們的收入就不应当高一点嗎？”

大家象春雷一般地喊着：“应该！”

这时吓得王洪坤只好低头吞吞吐吐地認錯。

大辯論取得了胜利，高坎党支部領導着群众，在胜利的基础上，对一些坏人坏事进行了处理。伪警察赵国兴，在鳴放初期到处扇风点火，和城里的右派分子联系。政府接受了群众的意見，送去劳动改造。

經過鳴放、辯論，群众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資本主义是死路一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阳关大道；想个人发家剝削別人是可耻的，只有集体富裕了，个人生活才能过得好。这么一来，社員們都更加热爱党和关心集体事业了。大家都一致希望把高坎社办得更好，所以对社的工作、对社干部本着

“團結——批評——團結”的精神，提出了很多正確的批評和建議。社領導也根據邊整邊改的精神，作了認真的改進。

這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很快就被群眾堵住了。社員們從中吸取了教訓，提高了思想覺悟，這就為新的更大的躍進打下了鞏固的思想基礎。

深厚的国际友誼

中国人民不仅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而且以誠摯好客聞名四海。特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大敌人，而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更是一貫主張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

高坎的社員們，在党的領導、教育下，繼承和发揚了这一优良傳統。自一九五三年以来，他們曾多次热情地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有来自偉大盟邦——苏联、来自亲密的近邻——朝鮮和越南、来自东欧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和英、美等不同社会制度、具有不同信仰、长着不同肤色、說着不同語言的朋友們。

所有这些來訪的客人，都受到了社員們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款待。社員們朴实、真摯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客人，而客人的关怀与友誼，也有力地鼓舞了社員們加速建設幸福生活的信心。特別是苏联老大哥的代表团，更給社員們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苏联艺术工作者代表团来到高坎。苏联人

民演員契尔柯夫同志和女作家斯米尔諾娃同志一起作为尊貴的客人被請到社員赵恒玉家里，为了欢迎亲人的光临，赵恒玉特地按照习惯包了香噴噴的肉餡餃子来招待客人。契尔柯夫同志和斯米尔諾娃同志与社員們亲亲热热地嘮在一起，嘮啊，嘮啊，越嘮越亲，友誼在欢笑声中加深。当客人告别的时候，那种恋恋不舍的亲热劲儿，怎能不使你自然地想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誼团結紧……”的歌儿来呢！汽車在社員們的欢呼和掌声中慢慢地駛出村口。汽車走远了，社員們还站在那里招手……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苏联伊尔庫茨克州的青年代表团，再次带着苏联人民的友誼来到了高坎，客人們一下汽車就立刻被前来欢迎的社員所包围。

社主任張振发同志代表全体社員，向客人們致欢迎詞，接着代表团团员“阿拉尔”国营谷物农場場长、列宁勛章获得者扎卡留金同志讲了話。然后，他把农場送给高坎的礼品交给了張振发。礼品中有大麦、小麦、燕麦种子各一包，这是“阿拉尔”国营谷物农場培植出来的优良种子，生长率达百分之百。扎卡留金同志在贈礼时说：“这是我們自己培植的种子，愿我們中苏友誼，象种子一样永存。”

張振发也将社里收获量最大的种子，贈送给代表团。这时，扎卡留金同志提議，他們农場和高坎进行友誼生产竞赛。張振发代表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員們欣然接受了朋友的建議。

客人們在張振发同志及社員們的陪同下，參觀了农业社

的場院和小學校等地，客人們來到小學校，正趕上課間休息，天真的孩子們正在操場上圍成一個個圓圈兒做遊戲，蘇聯朋友們也為孩子們的遊戲所吸引，紛紛卷入到孩子們的歡樂中來，與孩子們歡笑在一起。

在吃午飯的時候，社員們又按着招待最親密的朋友和親戚的辦法給蘇聯朋友包了一頓餃子。怕客人不習慣用筷子，還特別準備了勺子，可是客人們還是用了中國餐具，雖然他們使起筷子來很不熟練，但都說吃的很好、很香。

蘇聯朋友的兩次光臨，給高坎農業社的社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廣大社員都把这些傳為美談。

更使社員們難以忘懷，並引為榮耀的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格羅提渥總理、總理夫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團員來到了高坎村。六百多名社員集聚在村口，點燃了歡樂的鞭炮，敲響了震天的鑼鼓，迎接來自兄弟國家的領導人。

總理和總理夫人在社員們的歡呼聲中下了汽車，與社主任張振發同志、婦女生產隊長趙剛同志等一一親切地握手。當總理看到趙剛同志胸前佩帶的獎章時，笑着對她說：“恭喜你！”

接着貴賓們被請到了掛滿獎旗的農業社辦公室，社員們拿出了社里出產的花生、雞蛋等來招待客人。張振發同志向貴賓們介紹了高坎村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社員的生活從貧困走向富裕的經過，以及高坎農業生產合作社從一九五二年成立後，三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总理兴奋地說：“才三年哪！你們的生活就有这么大的改变，若是再过三十年，你們的生活就更富裕了！”总理又指着妇女生产队长赵剛說：“你們的下一代将生活得更美好！”

由于总理的提議，代表团团员，“友誼”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劳动英雄烏尔夫介紹了他們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情况。

随后，格罗提渥总理、总理夫人和代表团团员参观了农业机器、技术推广站、供銷合作社、馬棚和場院等。在参观的路上，总理夫人和妇女队长赵剛走在一起，她把一条美丽的紗巾給赵剛披到了肩上。

告别的时候，格罗提渥总理紧紧握着張振发的手說：“希望你们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新的成就，希望社員們生活更富裕，更幸福！”張振发也代表社員热誠地說：“我們向德国农民弟兄致敬！祝总理身体健康！”

格罗提渥总理的訪問，給高坎村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員們永远不会忘記总理对他們說的話：“中德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我們有共同的目标：和平！社会主义！”

兄弟国家领导人到社里来参观、訪問，給社員們以很大鼓舞，他們决心拿出全副力量，为增加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而努力奋斗。

事隔不久，到了一九五六年春，社主任張振发同志光荣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以外，还有许多兄弟国家的代表应

邀出席。

为了和兄弟国家的农民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在会上，我国有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兄弟国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友谊竞赛。当时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和民主德国的别尔格郎特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展开了友谊竞赛。互相表示：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密切两国人民兄弟般牢不可破的团结，两社农民决心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并以增加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这种兄弟般的友谊竞赛，给高坎农民带来了力量，成了推动生产迅速前进的一股动力。

除了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以外，高坎的社员们，还先后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朋友们。社员们除以热诚、友谊欢迎这些外国朋友，虚心学习他们的经验以外，并把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特别是解放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互助合作，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生活由贫困逐渐富裕起来的事实，具体地向他们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来访的客人莫大的兴趣，特别是对我国的土改和合作化兴趣最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高坎。在社主任张振发和妇女生产队长赵刚的陪同下，参观了社里的场院、托儿所、小学、供销社……。人们一路走着，一路谈着。

“地主土地分出去了，现在他们怎么办？”一个代表团

員問張振發。

“他們在土改時候分得了和我們同等數量的土地，現在只要能夠規規矩矩地參加勞動，生活是有保障的。”

“將來地主怎麼辦？是否可以加入高級合作社？”這個人認真地追問着。

張振發告訴他：“地主只要老老實實的接受勞動改造，將來有加入的希望。”

“張主席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莊稼人。”

“你是怎麼組織起來互助組的？你是共產黨員嗎？”

“我是共產黨員。我們是照着黨和政府的指示，根據群眾自願原則組織起來的。首先組織的是互助組，個別經營，集體勞動；現在是合作社了，統一經營，集體勞動。”

客人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張振發同志都一一據實的給予了解答。

當客人們看到這裡一望無邊的肥沃的土地，看到這些為創造幸福生活而共同勞動着的社員們，看到這充滿生氣、自由、幸福和歡笑着的村莊，這一切，曾使多少代表團的朋友們為之歡呼、驚羨、贊美和感嘆……

有位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被這樣的幸福生活和國際友誼深深感動。臨別時，抑止不住地流下了熱淚。她對女社員說：“你們真太幸福了，我回去後，一定要把在這裡見到的一切，告訴我國的姐妹們，我們也一定要象你們中國婦女一樣，求得解放。”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團來

參觀后說：“我們过去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你們現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經站起来了，我們的人民也将站立起来！”

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統治階級，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作了恶意的攻击，他們想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誹謗。可是这些老爷們枉費心机，中华民族受侮辱和压迫的岁月，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过去落后的乡村已被在共产党领导下觉悟起来，走向集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农民所掌握，这一事实摆在全世界人們的面前。高坎村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正在一日千里地奔馳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不論生产和群众生活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里的社員們，欢迎国际朋友来村作客，愿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結成深厚的友誼。

毛主席到了高坎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天，清清爽爽的，那么干净，那么新鲜。太阳慈祥地望着大地，大地白雪满野，一望无边。使人感到大自然有多么明朗、辽阔、深远。这是美丽的一天，也正是这一天，毛主席去抚顺视察工作的途中来到了高坎。

饲养员老王头，兴奋得逢人就讲他见到了毛主席的喜事：那天早晨，我端了一簸箕苞米，正想去拉料，刚推门出来，就看到几辆汽车开进院子。车门一开，下来一个穿灰大衣的，是毛主席？我连忙揉了揉眼睛，可不，就是，就是他老人家，正和咱赵队长讲话呢！赵队长还陪着他看了我的马棚。唉！我活了七十三了，在旧社会给地主侍弄了半辈子马，有谁理过咱？真没想到今天能在我这马棚见到了毛主席。他骄傲地对年轻人说：“人家说见了毛主席能多活十年，嗨！”他拍了拍站在他身旁的年轻人，继续说：“就凭这我也要和你小伙子比比干劲，保证把牲口喂得一个个膘满肉肥，保管叫它干起活来一个抵俩。”

毛主席看过馬棚后，由赵文泉队长陪着去看了正在修建的电井工地。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在前头，赵队长紧随着走在这偉大巨人的身边，回答着毛主席的問題：有多少地，多少劳动力，多少女劳动力，多少旱田，多少水稻，打几眼井，今年能完成多少水澆地？还問赵队长叫什么名字。这一些亲切关怀、平易近人的問話，解除了这位队长的拘謹，談話也越来越自然。来到电井旁，毛主席看着电井問队长：“你們为什么要打电井呢？”

“因为电井是用洋灰灌的，坚固，打得深，水量大。”

“打多深？能灌多少亩地？”

“八丈深。能灌三百亩蔬菜地。”

“你們的电力在哪里呢？”

队长指着高压电綫的巨大的鉄架子告訴毛主席：“那不是！那还是四十条綱要发表以前就有了的。”毛主席望着鉄架子，笑了笑說：“好，你們的水利化已經加上电气化了！……”

看完电井，時間已經不早了，毛主席还要赶到撫順去視察工作，但毛主席是那样关心生产，关心人民，而且是那么深入細致，临上車前还問了赵队长积肥情况怎么样，一个壮劳动力一年能做多少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多少。一一得到回答后，才滿意地和赵队长握手告別。直乐得队长紧握着主席的手，咧着嘴笑，不知說什么好。車已經走远了，他还望着，望着，舍不得离开那地方。

“毛主席到了高坎！”这喜訊象长了翅膀似的飞遍了各

地。最后悔的是电井工，正好毛主席来那天，他們上城用运鉄軸去了，失掉了这个好机会。可張貴春比誰都更后悔：毛主席參觀电井工地那陣儿，他正在井下烤圍子，上面盖着帆布，烟雾很大，又沒人叫他，一点也不知道毛主席就在上面。更使他們后悔的是不知道毛主席要来，要不，哪怕不睡覺也把电井修好了，让毛主席一来就檢閱一下我們亲手修建的电井，那該多愜意！好在他老人家到底亲眼看見了我們亲手修过的电井，那也光荣啊！从那以后，全体电井工人干得更更有勁了。为了迎接社的水利化电气化，就連大年初一都是在工地上过的。

毛主席到了高坎，給这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全乡动員起来，掀起了空前的农业大跃进。人們在田野里，在粪堆旁，在电井工地，在馬棚……在所有的劳动崗位，夜以繼日地苦战着。任你北风呼嘯，大雪紛飄，被火烧过的战斗热情，直逼得雪化冰消，只因为毛主席到了高坎，高坎的人民早把冰雪忘却了。

很久很久，人們还在一边劳动着，一边热情地談起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了咱們的水利工程！”“毛主席为什么不到别的社下車呢？准是咱們做得好！”“說不定毛主席明年还来呢！咱們可一定要做得更好！”

毛主席到了哪里，就成为哪里人民的驕傲。这驕傲变成了无可估量的动力，推着他們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飞跑。

初升的太阳照耀到浑河畔

社会主义大道，在清除了垃圾、平息了风沙之后，显得比从前更加美丽，更加宽广，也就更加令人向往，特别是有了总路线光辉的照耀，有亲爱的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更增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力量。

就凭着这种共产主义政治思想觉悟，就凭着胜利信心，一九五八年初春，高坎、东陵、满堂、英达等等乡社，也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鼓起了冲天的干劲，按着毛主席的土、肥、水、种、密……农业八字宪法的指示，大搞起农田基本建设。

为了让庄稼吃饱喝足，以保证农业大丰收，各乡社、各生产队在大忙春耕生产的同时，又展开了群众性的生龙活虎的大搞积肥，大兴水利的生产运动。

东陵乡的社员，为了实现“昼夜千车肥”，到处找粪源，白天黑夜地在浑河打捞淤泥，捞呀，捞呀，人们忘却了是劳动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为了及时地把粪运进地里，他们提出了“歇人歇马不歇车”的口号。疲乏了的马刚从粪车

上卸下来，一群小伙子一拥而上，粪车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又被拉走了，他们就是这样来和时间赛跑，各队的任务一再被突破，要不今年的施肥量怎能比往年多了两倍多呢？

水利化，这是蔬菜、粮食增产的大关口，为了突破这一关，高坎的社员们，找窍门、挖潜力，人人鼓足干劲，个个力争上游，五百名社干部，积极带头，只用五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了一万七千五百土方工程的水库，水利战线上的千军万马。凭着“叫山神让路，撵龙王搬家”的气魄，在严寒的冬季打井、修水库、挖渠、拦河，二十天内，实现了水利化。

既要春耕生产，又要积肥，还要搞水利建设，这一系列全线作战的任务，在在要求各乡、社充分动员，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管各乡社都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也仍然不能适应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形势的要求，人少、力量小、资金少的社，显得更为突出，要不立即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就不能再往前跃进一步。

满堂乡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满堂乡北部，有一个山青水秀的灰山村，人们在这里已经苦守了很多年了，世代渴望着幸福生活。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为了彻底改造山村，实现水利化、电气化，政府号召利用这里的天然水源修建水电站，要使这里成为全乡水利化的始点。要把家乡变成乐园，谁能不欢欣鼓舞，干劲十足呢？于是一九五八年春就开始筹划。要春耕，也要建站，必须作到“生产建站两不误”，这就要求两套人马，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然而，全满堂乡

共有男女老幼二千四百人，劳动力不足，技工缺乏，沒有木材、汽車、电气器材等等，怎么办？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作化所显示的优越性，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思想觉悟；全民大跃进，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为了农业大丰收，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各乡社、机关学校等等三十多个单位，从四面八方伸来了友誼支援的手：高坎的汽車載来了电气器材，水利局、水利学校砍伐木材，扎成了高压电綫杆；瓦工也有了；各处支援的劳动力也来了，他們昼夜不停地向泥土猛攻。看一看英雄們的气概吧：

鉄鍬挖得地乱顛，
扁担挑成山連山。
雨神龙王归我管，
大江小河我說了算。
命江水把良田灌，
叫河水馬上发电。

四十天后，长长的水渠出現了，剛被引进新渠里的水，爭先恐后地涌来，圍着新安装的水輪机跳着，鬧着，不停地旋轉。一座小型的水电站誕生了，它供給了滿堂的生产用电，还使全乡一千五百戶住宅大放光明。为了感謝和紀念各单位的友誼支援，它的名字就叫“友誼水电站”。

工程，在互通有无、互相支援下完成了。計算一下：建

站共用了人工九千五百多个，車工八千个，电綫杆二千五百根……。在建电站的过程中，社員們看到假若是一个小社根本没有力量兴建水电站，五个小社擰到一起力量就大了。有的說：“唉！要是并成一个社，統一支出，統一供电該多好！”

可不，乡总支書記魏連荣同志不老早就給大家說过：“毛主席告訴我們，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进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机器生产，反而会束縛生产的发展，應該逐步合并。”这些教导在現在，群众体会得非常深刻，在建筑过程中，群众自己也議論开了：“一个小社連台拖拉机都买不起，还想实现电气化呢！”“你看人家高坎，人多社大啥事不能办？又是汽車，又是拖拉机的，有多神气！”“人家生产搞的好，社員收入也多，可咱們……嗯，要合了該多好！”“真的，我看修完水电站，咱們滿堂就合了吧！”兴修水电站的實踐，教育了农民：要变穷山沟为富山区，实现水利化、电气化，指望小社是根本不行的。这次要不是全乡合在一起，要沒有外单位的支援，水电站就别想建成。于是，“合”，就成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六月十二日水电站建成开始供电，六月二十日，滿堂几个小社就并在一起了。

社是并了，但还远不能解决繼續向前发展的問題，社的規模还是太小了。

滿堂是一个水草繁茂适于发展畜牧的地方，社的规划也是以发展牧畜为主。可是社員們却需要粮食和蔬菜，于是不得不把大片水草繁茂的牧场改为大田；在九沟十八岔的地方也不得不种上百亩蔬菜，結果白菜长的象个鸡爪子似的趴在

爐台上，土豆象个核桃那样大。甚至连有名的啤酒花(注)，也不能大力发展了。

东陵是沈阳的近郊，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大力发展蔬菜供应城市的需要，可为了解决社员的口粮和蔬菜搭架的材料问题，也不得不种点大田作物。

必须赶快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统一合理的配置，只有把几个乡社合并起来，才能统一经营、合理配置，从而获得全面丰产。东陵乡财务主任共产党员吴绍举，就向党总支书记杨志山提过这样的建议：

“把东陵、高坎、满堂、英达合并成一个大社，东陵、高坎种蔬菜，满堂发展牧畜业，英达种粮食还可以开矿发展工业。……”这样有山、有水、有平原、有丘陵的地方，多么应该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呀！山上，叫它果树成荫，牛羊成群；平原让它四季长青，五谷丰登。难道这不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吗？于是进一步并大社很快就又成了群众的迫切要求了。随着全国范围的全民大办钢铁、农村办工业高潮的到来，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投入工业战线。总之，合理安排生产，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调拨劳力、物资，已经成为非常尖锐的刻不容缓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主席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使人们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随即全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先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一新的社会基层组织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

注：啤酒花是制啤酒的原料，过去多是进口，现在满堂、仁、德等地盛产。

震动了全国大小城市和乡村，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注意。北戴河会议，对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指示。建立人民公社，很快就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了。高坎等社社员的心情，更是急切难待。大跃进以来改进了农业技术，兴修了农田水利，保证了增产，还开办了农村工厂，兴修了水电站，几年来，互助合作的锻炼已使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养成了习惯，一年来的共产主义大协作和托儿所、缝纫组等大跃进中产生的集体福利事业的出现，更增强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所有这一些，都在精神上、物质上为公社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为了迎接公社的建立，社员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又作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传达给农民的当天晚上，百分之百的社员都写了申请书，向区委表示决心，要求批准他们成立人民公社。九月一日，区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从信阳人民公社取经回来了。区委热烈地讨论了群众的要求，满足了群众的愿望：把四个乡三万多人，七万余亩耕地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初升的太阳，照到了高坎，高坎人民公社成立了。初升太阳的光辉，照得大地欢腾，山河拍手笑，照得老年人异口同声称赞好世道，照得年轻人永远年轻干劲比天高，照得一个个笑逐颜开，万民欢唱：“社会主义好！”

一切服从大跃进

公社成立前，总感到劳力太少，不够分配；公社成立了，一个公社就有三万多人，这总该够用了吧？不，不够，假如这只是一个互助组或者农业社，也许还会感到劳力过剩呢，而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进行多种经营，要自办工业。即使农业生产本身，也比从前精细得多了，所以，尽管公社成立了，劳动力仍然大大不足。这就要求很快提高劳动效率，投入大批劳动力。

生产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潜力，提高劳动效率，立即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打破几千年的散散漫漫的农村旧习，把农村组织得象工厂，象军队一样的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服从统一调配，统一指挥；要求立即动员所有劳动力都投入社会生产劳动中来。但实践证明：要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要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首先必须做到生活集体化。

各家自立炉灶，几千年来便是这样，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了。但是，在大跃进的今天，已經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了：吃飯時間先先后后，极不統一，無論开会还是下地生产都得拖拖拉拉等来等去，耽誤很長時間，两点下地，三点还没到齐。妇女們就更麻煩了。本来在公社成立以前，不少妇女已經在全民大跃进的感召下，被群众性生产热潮所吸引，主动克服困难，走出家庭，参加了生产劳动，而且还起了不小作用。但是，家务劳动严重地束縛着她們。一天做三頓飯，还要带孩子，縫縫补补，洗洗涮涮……这一切，使得她們即使参加了生产，也是牵牵挂挂：早晨，做早飯，侍弄孩子起床穿衣，不能参加生产；吃完饭，洗碗筷，收拾屋前屋后，很晚了才能下地干活；快晌午了，又得匆匆忙忙跑回来，准备晌飯。这一天到晚，光三頓飯就得耽誤三、四小时，实际参加劳动的时间就很少了。在公社劳力这么紧张、这么缺乏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浪費！又多么違背了妇女同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本意！必須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把妇女从繁瑣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立縫紉組、托儿所，統一吃飯時間，办公共食堂。

其实农村公共食堂，在其他先进地区，早在公社成立以前就已經实行了。于是公社党委便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与群众要求，积极领导群众成立了公共食堂。

在第二大隊，当妇女們听說要办公共食堂，使她們从鍋台、磨台解脫出来和男子汉一起，平等地参加生产的消息后，乐得她們一个勁叫好，双手贊成。年輕人早就吵开了，他們挺羡慕工厂和部队的生活：時間到了，“嗒嗒的——”軍

号一吹，齐刷刷地都进食堂，“吱吱——”哨子一响，全都下地干活，那该多带劲儿。他們是沒有問題的贊成。成立公共食堂，实行了粮食供給制，就再也不用为一家人的油盐柴米发愁了，这是輩輩代代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实现了。貧农和大部分下中农都非常欢迎，一致拥护，貧农更为积极。只有少数富裕戶不同意，他們怕吃亏，怕降低了生活水平。另外一少部分群众，也有所顧慮：“一家人在一起，还有个碟子碰着碗的时候，办大食堂，那一大伙人，还不得乱套啊？”“那么多人，你吃咸，我吃淡，倒依誰的口味是呀？”“好几百人在一起，煮少了，不够吃，多了，又剩下了，这大师傅可咋当啊？”“可不，人多的飯，当間夹生，轉圈儿糊，沒个吃。”七十三岁双目失明的馮老大爷說：“我山南海北都走过，就沒听說咱农民还办个什么食堂！”

大队党支部研究了这些情况后，认为：食堂能办起来是沒問題的，有基础。但也必須解除群众顧慮，向群众講清在食堂吃飯是自愿的；同时也要解决缺乏房屋家什等物資的困难。于是决定和群众商量，发动群众共同想办法。

討論会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得非常热烈，大家都爭先恐后地发言，表示拥护成立食堂，妇女們更为活跃，她們为了爭得从鍋台解放出来的机会，表现得非常努力，是一支很强的力量。要不要成立食堂的問題，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很快就解决了，几乎沒有什么爭論。接着就討論房子、鍋碗瓢盆等具体問題。貧农商孝禹第一个发言：“咱們办事，能

省就得省，可不能多花一分錢呀！沒房子，就把我住那間騰出來作食堂。”接着很多貧农、中农都爭着要把房子借給社里使用。房子，順利地解决了。其他用具，也都这样由群众自己解决了。貧农花玉文把表也自动地借給食堂用了。公社党委在鼓励了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热情的同时，把这些物資都折价作为个人投資。

第二大队的食堂，便是这样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根据群众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力量，順利地办起来了。其他队也是这样，全社很快就建立了九十九个食堂，入食堂的人数达二万四千多人。

食堂成立了，第一个大好处是全社一千九百四十多个女劳动力，立即加入了生产劳动大軍的行列。如果以每人每年做二百个劳动日計算，一千九百四十多人，就可做三十多万个劳动日呀，这是一支多么巨大的力量！有了食堂，再也用不着在吃飯上浪費時間，生产效率因而大大提高，組織軍事化，生产战斗化也就开始了。

为了培养訓練生产上的积极分子和保卫祖国的骨干力量，高坎人民公社組成了以党团员、复員退伍軍人为核心，包括十六岁至三十岁的男公民的基干民兵。公社按着毛主席的“大办民兵师”的指示和区委的具体領導，全社建成一个民兵师，下設民兵团、营、連、排等編制。以普通民兵、基干民兵和复員退伍軍人为骨干，把从十六岁至到五十岁（妇女至四十五岁）的男女公民，全部編入民兵之內。

每个民兵都非常明确，自己既是农民，又是保卫祖国的

坚强战士。对于美帝在台湾的挑衅无比愤怒，要是美帝国主义胆敢向神圣的祖国伸出魔爪，他们会立即放下镰刀，拿起枪杆，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都积极学习军事技术，锻炼身体。不少基于民兵，既是劳动健将，又是射击能手，还是体育积极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同时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和市委、市体委的红旗奖励。

多种經營^(注)

原来的农业社只能进行单一的农业經營，到后来，甚至连单一的农业經營也很感吃力了，根本无力考虑从事多种經營；而大跃进的发展形势又要求必須变单一的农业經營为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的多种經營，否則，就会影响国民經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經濟本身的发展。人民公社的出現，正好适应了全面大跃进的客观形势，上述矛盾便可以解决了。

公社成立后，党委决定按照中央的工农并举、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的方针和郊区农业为城市服务的原則，领导群众在全社开展了多种經營。于是白泥矿开工了，啤酒花发展了，育林、养魚、蔬菜、畜牧……等等方面都經營起来了，至于化肥厂、修配厂等等，在全民大办工业的浪潮中，当然是遍地开花不成問題了。这一些在公社成立前，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現在农民群众对于多种經營非常欢迎，他們反映：“还是大社好，能挖宝中宝……”

注：自本节起，統計数字都不包括滿堂。

郊区农业的基本任务是为城市服务，满足城市对蔬菜、乳、肉、蛋等的需要。按照这一方针，公社除了水稻等粮食生产外，非常重视蔬菜和家畜饲养业。高坎、东陵等地区都划出了大片土地来种植蔬菜，特别是东陵，几乎全部变成了蔬菜地。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这个面积还正在年复一年的扩大，将来高坎全部土地都要种植蔬菜，成为蔬菜的专业区。

为了保证蔬菜供应，作到：“淡季不缺菜，节日不荒”，党委号召坚决作好三化：“四季常青化，品种多样化，种植池子化”。社员们响应了党委的号召，菜田由大壟粗作改成了池内细作。厚厚的土层，又细又匀又平整，菜秧也侍弄得挺好。秋收时节，大白菜长的绿油油的一大片，有的一棵就有十来斤重，土豆、胡萝卜、黄瓜、洋柿子也都长得茁壮爱人！有的土豆一个就有七两沉。

冬天，这里是冰雪满地，不宜生产的季节。为了克服这种气候条件的限制，作到淡季不缺，四季常青，社委会决定大力发展保护地生产，利用温室、阳畦、立壕等坚持冬季生产。无论在东陵或高坎，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温室，尤以东陵为多为大。温暖的阳光透过又宽又大的玻璃窗，射进温室。室外虽然是严寒的冬天，白茫茫一片，室内却暖洋洋春色满园。油菜还是那么嫩绿，洋柿子，依旧那么香甜，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冬，总有一辆一辆的大卡车开来，新鲜蔬菜被成吨地运进了城里。

一九五八年，虽然蔬菜遭受了很大的自然灾害，但是高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抢救，也仍然保证了大丰收，总产

量比一九五七年还增产了百分之一〇三·六。为了保証沈阳人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鮮蔬菜，公社实行了排开播种，分期上市；大力发展保护地生产（包括温室栽培、阳畦、立壕三种方式）；大力扩大夏貯。

至于保証乳肉蛋的供应，可就不象蔬菜那么簡單。既要保証公社的畜力，又得滿足城市需要。要猪长得又多又肥，要鸡下蛋又多又大，社领导和群众很費了些脑筋。最初计划把牧畜业全放到滿堂去集中飼养的，以后經過和群众反复商量，改为公社、管理区、生产队集体經營与社員个人經營結合，两条腿走路。除公社集中在东陵畜牧場飼养一部分外，各管理区、生产队都飼养。其余部分，全分散給社員飼养管理。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是安排了老年劳力，动員他們回家飼养牲畜，換出壮年劳动力到其他生产部門，使青年壮年各得其所；二是刺激了社員們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家畜业的大发展。社管委会規定：自养的猪，猪肉归自己所有，可以任意支配；代社养的猪，四分之一猪肉归社，其余的由自己支配；母猪所产的猪崽，五窝以前，社員与社按六四分配，五窝以后归社員自己。同时社还抽出百分之五的土地为社員耕种飼料，由社里的专車为各家运送。社員可以有一定的時間喂牲畜和侍弄自己的小菜园地。这些措施，对于目前繁殖牲畜，特别是生猪生产，确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

公社經營的东陵畜牧場(注)，主要任务是改良品种，当然也要繁殖。为了更好的負起改良品种和繁殖的任务，并在飼

注：現在已遷仁鏡。

养管理技术方面，对社员分散饲养起指导和示范作用，畜牧场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猪圈、牛圈、羊圈，整个畜牧场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进畜牧场之先，鞋底必须在石灰匣里消毒，牲口的饲料，全得用水洗过，以保持清洁。

两条腿走路的结果是畜牧业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公社共有猪三千五百零九头，奶牛六十八头，散牛三百三十九头，羊六百七十五只，鸡、鸭五千五百只。一九五八年畜牧事业使公社收入八万四千四百四十二元。给公社增加了积累，也扩大了社员的个人收入。今后还将大力的发展，以供城市的需要。

既然是有山有水，当然得把这些自然条件都用上。全高坎的高山已经为社员栽种的果木树所绿化了。目前，栽培的已经有苹果、葡萄、梨、桃子、李子、山楂等十一万多棵。未来的高坎将会变成一个花开遍山果满园的风景区和水果盛产地。

水，也利用上了。在仁镜的水库里放养了二万尾鱼，到一九五九年，每尾可以长到一斤半。繁殖起来后对公社对城市，都大有好处。

有了农林牧副渔，还要有为这些服务的工业。

公社成立前，原来的小社就想大办工业，但是条件不够，无法办起来。公社成立后，党委就贯彻了党中央所指示的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党委明确地规定了社办工业的原则：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专门成立了在党委领导下的工业办公室，负责具体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什么叫“白手起家”呢？第一个翻砂厂的建立便是很好的回答。党委决定三天内要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翻砂厂来。可当时赤手空拳的什么也没有。于是，党团员、群众纷纷由自己家里拿来木板，厂房便这样用木板建立起来了。可没有机器和铸造砂呀！派人到城里找工人老大哥去。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问题解决了。第一个厂子诞生了，其他厂也学习他们的榜样，于是工业之花，很快就开遍了全高坎。

旧站是高坎的“工业区”，翻砂厂、农具修配厂、粮米加工厂、化肥厂、草炭干馏厂、红砖厂等都在这里。草炭干馏厂用的草炭，是从公社刘家沟运来的，经过加热就可以得到珍贵的原油，在近处加工洗滌就变为柴油，供给公社的拖拉机使用。（以后没有继续生产）为了供给深翻战斗以足够的武器，修配厂大干十五个昼夜，造成深耕犁一百二十台，最直接地服务于农业生产。甚至公社的拖拉机有了毛病，修配厂也可以修理，省得再开到城里去了。砖瓦厂除了保证公社基本建设需要外，还可以大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其他如白泥矿、砂石厂也都为国家工业建设作了一定的贡献。

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公社已有大大小小十五个工厂。由于执行了白手起家因陋就简的原则，投资少，成本低，收效也高。作用不外三点：一，为公社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提高了社员收入水平。一九五八年工业和副业总收入达十七万七千多元。另外又为农村培养了工人。工业劳动培养了他们的技能，农闲时，穿起工作服就是工人；农忙扛起锄头又是农

民。成了会种庄稼也懂得工业技术的多面手。再是，缩小了城乡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村也有了工厂；农民也是工人，会开动机器，也会管理企业。

由于公社这种积极努力的多种经营，使公社在刚成立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全面大丰收。

鼓 舞

公社化后的第一个秋天来到了高坎，田野上到处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耷拉着脑袋，稍微有点风，就吓得东躲西藏。这是丰收的景象。社员们一个个磨快了镰刀，准备奔赴秋收的战场。紧张愉快的战斗，就在第二天早上。

报晓的雄鸡还没有从梦乡中醒来，东方，还是灰蒙蒙的一片，最多也只不过刚透出一点鱼肚似的白光，“的的嗒嗒——”，一阵清脆的号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唤醒了酣睡的村庄。这是高坎第三大队的起床号。于是食堂里突然热闹起来了。又香又甜的饼子，又鲜又美的菜汤，早已摆在人们的桌前，这是为秋收出征的战士们“饯别”的盛宴，预祝他们高歌凯旋。集合号响了，一霎时清清静静，等候着指挥员下达出发的命令。生产队长神采奕奕地站在英雄们面前：

“一组、二组抢收稻子，三组女同志……。”

战士们来到田边，太阳还没有升起，朝雾在田野回荡，晨风轻轻地抚摸着战士们，向他们道“早安”。突然来了这么多人，羞得露水珠在田边绿草叶上滴溜溜地转，一直躲到

最下边，不敢再露出头来望一眼。黄登登的稻穗，望着这群战士，望着他们手上的镰刀亮闪闪，直乐得它在晨风中点头哈腰。连连称赞：“你们来得可真不晚。”

看着这一切，真叫人心甜。勇士们一扑向前，快呀，今年丰收一定胜往年。战士们镰刀齐挥，片片金波应手倒。赵刚，是妇女中著名的割稻能手，唰！唰！唰！只看见稻穗一束束地倒下来，齐齐整整，干净利落，谁也赶不上她，可谁都在暗中赶着她，学习她。人们紧张地劳动着，也愉快地歌唱着，这是对共产党的赞歌，是歌唱他们的欢乐。正是：

庄户人家爱秋天，今年秋天留往年。
捧着卫星九天去，牛郎见了笑开颜；
九天仙谷比不了，天上不如人间好。

十二点，号音响了。在回家的道上，人们还三步一回头地望着这黄登登的一片，今年的年景可真好，要不是有纪律，饿着肚子也要把它割完了。进食堂，麦克风响了，轻快的乐曲，为战士们的午餐作伴奏，轻轻地劝慰着凯旋的战士们：努力加餐，忘掉吧！半日的疲劳。

傍晚，落日的余辉，映照得天际通红。太阳等得不耐烦了，最后望了一眼忙于丰收的人们，悄悄地走开了。

季节不等人，社里的稻田全都熟透，只等人们赶快收割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哪能示弱，一定要和时间赛跑。第三大队，决定放抢收卫星，感动得嫦娥也亲自为英雄们捧灯，

伴着他們夜战，星星也眨着小眼，舍不得去睡。英雄們早已是露水浸湿了褲脚，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一个个却仍然斗志昂揚，精神飽滿。这叫做：

嫦娥为我提灯，星星赶来奏熱鬧；
为了迎接丰收年，夜战只当起大早。

在这大丰收的日子里，人們忘掉了疲劳，就是那样貪黑起早的忙呀，忙呀，也忙不够。公社党委为了庆祝公社化后的第一个大丰收，便决定在十月二日召开庆丰收的大会。

十月二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天还没大亮，整个高坎便鬧騰起来了。誰不想在这次庆丰收的大喜日子打扮一番呢！当然忙得最欢的是妇女們了。特别是年輕姑娘們，辮子上的蝴蝶結該用什么顏色就选了好半天。其实，今天連老大娘都在头上插了朵小菊花呢，又何况姑娘們。最着急的还是小孩子們，到处穿来穿去进进出出，一会又跑回来催一次：“姐姐快穿呀，人家秧歌队都走了！”時間不早了，大車队載着欢乐的人群，奔向庆祝大会会场。嗚！今天的車也特別裝飾了一番：車上貼着紅紅綠綠的大喜字，馬头上也戴上了大紅纓。車老板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他前后望了望这大队人馬那个喜气洋洋的勁儿，双手把鞭子一揚：“啣！駕！”馬蹄得、得地加快了速度。

一車一車，一队一队，欢乐的洪流，从灰山脚下，从渾河北岸，从四面八方涌向丰收大会的会场。会场設在沈阳农学院。松树枝搭成的牌楼上，用苞米嵌着的“丰收”两个大

字，金光閃閃。兩邊挂着彩燈，中間兩面紅旗，毛主席的巨幅畫象掛在中央。

大會開始了！頓時鞭炮齊鳴，鑼聲鏗鏘，龍燈翻飛，金蛇狂舞，人們扭着秧歌，如龍似鳳，汽車和拖拉機裏裏隆隆，載着豐收的勝利品——圖表和實物進入會場，社員們望着那沉甸甸的稻穗，又粗又大的白菜，全場掌聲雷動。“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口號聲响彻雲霄，整個會場喧騰歡樂，匯成了激蕩沸騰的海洋。

很久很久，會場才算平靜了下來。這時人們才看清坐在主席台上的還有區委書記、各公社負責同志以及正在沈陽訪問的蘇聯伊爾庫茨克青年代表團等貴賓們。大會向大家宣布了人民公社第一年大豐收的空前輝煌的戰績：糧食產量四千零二十四噸，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四〇·三，平均畝產量四百二十八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二點七；蔬菜總產量三萬零七百五十五噸，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一〇三·五，平均畝產七千零七十斤，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三三·八五。

這是人民公社化的勝利，是黨領導的勝利，是農業八字憲法的勝利，是廣大群眾沖天干勁的勝利。

這是幾千年來第一個好年景！向大自然索取糧食的第一次輝煌戰績，怎麼能不熱熱鬧鬧痛痛快快地慶祝一番呢！豐收大會閉幕後，緊接着又擺開了豐收宴。宴會上，漢族、滿族、朝鮮族，男女老幼歡聚一堂，蘇聯貴賓也應邀出席，和社員們在一起歡度豐收節。“為大豐收干杯！”“為共產黨

的强大干杯！”“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为中苏友谊干杯！”大家互相祝贺，开怀畅饮。老年人一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早些年娶媳妇也没这么喜气，今几个可真是大喜呀！”六十九岁的赵永奎放下酒杯，舐了一下嘴唇，对周围的人说：“我打十一岁就给地主扛大活，五十多年就没见过今年这个好收成，千说万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啊！”

大丰收，人们并没满足，只把它当作争取更大丰收的鼓舞。高坎的人民，为了争取一九五九年粮食蔬菜再增产的新指标，各生产队都在丰收大会的当天晚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决定还要大搞深翻，大搞密植，大搞水利和积肥，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全面地掀起一个农业大翻身运动。

会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干劲冲天的生产高潮。深翻大軍出动了。

十月十五日，天气阴冷阴冷的，还刮着小风，地已经上冻了。虽然冷些，大軍們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铁锹与大鎬齐飞。渐渐地，人们脱去了棉衣，绒衣，最后只剩下一件湿透了的衬衣，浑身直冒热气。小学校的儿童也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前来慰问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群众把食堂也搬到了田间，托儿所为了节省妈妈回家喂奶的时间，也搬在大軍驻地近旁。就这样日夜奋战。有的社员创造了一人日翻一点一亩的惊人记录。这种猛勇的干劲，要使千年土地把身翻。正是：

今年深翻一寸土，明年多打千斤粮。

鼓足干劲搞深翻，明年粮食堆成山。

幸福生活

人民公社的成立，使整个农村面貌立即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生产上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公社党委不仅注意生产的提高，也很关心群众生活的改善。为了服务生产、便利群众，公社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縫紉組、敬老院、医院等集体福利事业。

托儿所、縫紉組是作为人民公社的先声而发展起来的。高坎的托儿所还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出现了。公社化以后，全社建立了三十五个托儿所，入托儿童达五百一十四人。每个托儿所都有一个干净美丽的小院落。树蔭下小砂堆旁，摆着孩子們的小板凳、小木馬等，室内粉刷得雪白，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屋子格外亮堂。炕上，地下，孩子們在忙着摆弄小兔、小娃娃、小皮球和鈴鐺。

托儿所根据年龄大小分成大、中、小三班，三岁到七岁的入大班，一岁至三岁的入中班，四个月到一岁的入小班。为了照顾朝鮮族儿童的保育，还成立了一个朝鮮族儿童班。

公社組織了大批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年輕姑娘和媳婦，擔任保育員（朝鮮兒童班是朝鮮族姑娘擔任保育員）。她們都是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具有一定的衛生和兒童心理學知識。為了提高質量，加強保育員隊伍；黨委會把好多下放幹部中的女同志放到托兒所去。為了孩子們的健康，社里專門給托兒所調撥了大米。公社的醫生經常到這裡來給孩子們檢查身體。阿姨成天把他們的小手小臉洗得干干淨淨，打扮得漂漂亮亮、整齊齊。入托的孩子一個個長得胖胖的。

這一羣祖國的花朵，從小就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大花園中，使他們從小就懂得集體、友誼、文明和禮貌，懂得熱愛領袖毛主席。很多國際友人都到這裡來過，他們看到了中國新農村的孩子们，如何幸福地生活在為他們設置的小天地里。一次，來參觀的外國代表團中，有一個黑人，看見了這群孩子生活得這麼幸福，長得這麼聰明可愛，情不自禁地抱起面前的一個小女孩親吻起來。這個孩子還是第一次看到黑人，她那靈活聰明的小眼睛，笑咪咪地望着這張第一次看到的黑臉，用小手指點着說：“你黑，你黑我也不怕，我還要和你玩。”……這位朋友在這裡，到處都受到親切的接待。友人們離開這裡的時候，小朋友們揮着花手絹，擺着小手，清脆地喊着：“叔叔、阿姨再見！”

孩子們生活得這麼好，使得孩子的媽媽也滿意。孩子們的爷爷奶奶的日子也是甜得象蜜。從一九五八年六月起，這些曾經用自己的勞動，為下一代开辟了新生活的一輩，便開始生活在敬老院里。敬老院的院落建築在背靠青山，面臨

綠水的风景区。院里的丁香，每当春暖花开之际，总是芬芳滿园，慰藉着老人們幸福的晚年。

公社为敬老院派来了两名炊事員，专门給老人做飯。他們的伙食費比一般社員高一倍，由公社負担，主副食都有特殊安排，大米飯又香又烂，湯菜做得非常鮮，餃子、烙餅，无一样不使老人們感到称心滿意。

吃完飯后，扭亮了电灯，有的喜欢下棋，有的爱看画报，愿意听听評剧，便順手打开收音机，想起了什么知心話，两个老朋友便打开話匣子唠在一起。真所謂：各有所好，各取所好。老人們还没有完全脫下夏服，公社縫紉厂就已經把冬季服装准备齐全了。

生活虽然这么幸福，可要他們坐享其成，那可办不到。“咱們总得有点活干才行啊！”于是有人看菜园子，有人給食堂摘菜，有的拾柴禾，有的背起了粪筐，有的老太太正在唤小鷄。年輕人跑来劝爷爷們休息一会儿，“孩子，光让我坐着享福，这个福你爷爷可不会享！”誰又能阻止得了他們去劳动呢？因为劳动着才会使他們感到真正的幸福。

幸福，生活在公社里的老老小小都是这样幸福。“老有所終，幼有所长”这个几千年来的梦想，今天实现了。

在公社里，公共福利事业，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由全体社員共享。

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到底給普通社員的生活带来了些什么？这不是三言两語所能說完的，因为它体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除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医院等等集体福利

的間接收入外，最直接的是个人分配所得。

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供給制，解决了社員的吃飯問題。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朝鮮族是百分之七十大米，百分之三十是小米，专门設有朝鮮族食堂。在食堂里，实行粗粮細作，主食香甜，每天有湯有菜，做的味美价廉，隔一定时期就改善一次生活，逢年过节还吃餃子吃席，这一席就是八碗两件。其实，食堂喂有猪，这又算了什么！而且这么吃，每人每月也只六元錢。

除了粮食供給制外，还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工分制。第一年的分配是以原高級社（即現在的管理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由公社統一掌握分配与积累的比例。一九五八年，平均全社每个劳动力收入二百七十二元；按人口平均每人年得九九·七〇元，在东塔，一个最强的劳动力，甚至可收入六百八十多元。这样的收入实在是相当富裕的了。一九五九年公社实行了按月預支制度，平均每个劳动力可以預支十元左右，东塔可以高达三十九元，秋后再結算。

这一分配制度帶給家庭的变化非常明显。特别是劳力少，人口多的戶，更是显著。

高坎第三大队的生产队长王宝昌，一家八口人，一个老婆，六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才小学五年級，全家就他一个劳动力。公社成立前，虽說生活比旧社会大大提高了，然而由于人口太多，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所以收入尽管增加了，却还是感到困难，經常在口粮上打算盘。人民政府年年都要发給他救济粮，逢年过节还要特殊照顾。公共食堂成立，实行

了粮食供給制，这可把他乐坏了，再也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了。小的孩子进托儿所后，他老婆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下地生产了，大小子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劳动。家庭收入大为增加。每月除吃饭不要操心外，还可以預支三十元作零花钱，三个孩子念书的学费都不用出了，并且还给孩子们换上了新衣裳。喜得王宝昌逢人就說：“要不叫公社成立，我哪能这么富裕，这回可算把穷根彻底挖掉了。”

社員們不光是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也跟在后面紧追紧跑。

公社成立后，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文盲已經摘掉了文盲帽子。全社已經普及了小学教育，并开始培养技术人材和各方面的专家。全社除二十四座学校外，一九五八年还新建了一所农业中学，为公社培养技术人材。他們除学习一般的中学基础課程外，主要是結合实际，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識。社里还每年都选拔一批青年到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公社作农牧业科学技术指导，和从事改良品种等科学研究工作。

文娱生活在这里也很活跃，早已經建立起了广播站和电站网，村村有电话，家家听广播，經常可以听到扩音器里傳来的优美的音乐、英雄事迹和神話傳說，以及群众所喜聞乐見的各种文娱节目。公社成立后，文娱活动显得更加活跃，还在旧站举行了一次文艺大汇演。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白手起家，真正作到了群众化。

通过这些，我們就看到了社員生活变化的一般概貌。为

了更深地了解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們在这里介紹一下普通社員的家庭生活情况。

在党的领导下，高坎人民公社每个社員的家庭都是幸福、美滿的。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个小家庭都喜气盈門。如果把人民公社比作一个大花园，那么每一个家庭就是一枝永远向着太阳，永远开不败的鮮花。偉大的共产党，就是这鮮花的撫育者，它以无限的光輝使鮮花盡开怒放。

現在讓我們来看一看赵德安的家庭情况吧。

一所十分干淨的小院落，有三間向南的大瓦房。院里有一块菜地，种着几壟青綠茁壯的小葱。在这院落的中間有用紅磚砌成的小花坛，各种花草正含苞待放。十几只銀白色的萊克亨鸡在院內互相追逐着跑来跑去，还有几只小雛鴨在井边的水坑里快活地嬉戏。窗台上摆着几盆玻璃翠花。阳光透过粉色的紗窗射入室內，炕梢棗紅大木箱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六、七床新被褥，炕下是一張油漆桌子，桌子正中間靠牆摆着一架大坐鐘，两旁是几个小瓷碗和暖水瓶。玻璃鏡框鑲着一幅毛主席象挂在牆上，四角还貼了几張金光閃閃的奖状，鏡框旁边的衣挂上，挂着雨衣、制帽，地下摆着皮鞋、雨鞋……。

看到这里，誰会想到这就是二十年前曾經在三十晚上要飯的赵德安的家呢？赵德安現在是高坎村(十七大队)的党支部書記，大东区人民代表。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使他不断地成长起来。曾先后被評为劳动模范、模范村干部、卫生模范……。这就是过去被人瞧不起的赵小六。共产党来了，使

他抬起了头。今天受到人們普遍的尊重和信任。他一家一共三口人，除了一个老伴外还有一个儿子赵国印，已經上了大学。現在老两口参加生产每月收入能有六十多元，每月公社里預支二十元。一到預支的时候，給在北京讀書的孩子捎走，就这样每月还能剩下一些錢，老两口一核計，就把余錢送到銀行里儲蓄。小日子过得可真不錯呀。每天三頓飯都在食堂里吃。不但吃的好，吃的飽，而且还节省了很多時間。到了晚間，小炕桌一摆，老两口就学起文化来。有时候，也給北京孩子写封鼓励信。国印在北京学习很努力，还是班級团支部書記，这是和党的培养，父亲的鼓励分不开的。赵德安會在一封信里写道：“孩子啊，在学校里你要用心讀書，要对党的工作多挂心、多負責；要不就对不起毛主席。你要記住我和你是怎样熬过来的，是誰把咱們救出了火坑。要沒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咱們穷人家的孩子別說是到北京上大学念书，就是进北京也是不可能的。”儿子也經常回信鼓励父亲。有一次儿子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当上了劳动模范，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馬上便和自己的女朋友桂英写信鼓励父亲，信上說：“……我們看到您当上劳动模范兴奋极了，这是党和人民給您的光荣，希望您繼續努力，爭取进北京見毛主席……。”看！这就是新社会的新风尚，新家庭的新气象。每到寒假暑假的时候，国印便和桂英来看望两位老人。那时屋子里更充滿了喜悅、幸福和欢乐。赵德安經常把儿子和桂英的照片拿給邻居看，每当这时，他的臉上就浮現出幸福的微笑。

这一切是多么幸福！这就是赵德安今天的新生活！望着这一切，很自然地又想起了那阴暗的地窖子，那插在热牛粪里冻红了的一双脚。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他刚摘掉文盲帽子不久，便怀着喜悦感激的心情，亲笔写信告诉毛主席：是你老人家的领导，人民才有了今天的好生活。写着，写着，一滴滴热泪，沾满了刚写完的歪歪斜斜的字迹上……。

美满的家庭，幸福的生活，使他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他常常满面春风地告诉人们：“别看我老了，但是我的心不老，我还要念高中呢，我今年才四十五岁，还能对党工作几十年，一定得过过共产主义的好生活！”

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社员的家庭，在公社化后第一年的生活。多么好的生活！

国内外反动派在诬蔑我们，说我们不要家庭，然而，赵德安的家以及千万个社员的家却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我们不仅有家庭，而且建立了更加民主、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不管诬蔑也好，造謠也好，一点也不能阻挡社员勇往直前的决心。他们知道，这仅仅是改善生活的开始。要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劳动，所以社员们都在这种幸福生活的鼓舞下，骑着跃进的骏马，在飞奔地前进。

民族大團結

高坎人民公社是个多民族的公社，有汉、滿、蒙、回、朝鮮五个民族。尽管有着不同的衣着，不同的风俗习惯，然而在公社的大家庭里，却都同样亲密无间地过着幸福生活，因为他们共同的亲人是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

在公社茫茫的綠野上，回荡着不同語言的歌声，这歌声充满了骄傲、幸福与自豪，这歌声也抒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各族人民在生产中互相帮助，在生活中互相照顾。

曾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发生在汉族与朝鮮族之間。

那是在一九五六年，从外地搬来一家姓車的朝鮮戶，車大爷有一个老伴和三个孩子。刚来时只有几套破得不象样的鋪盖和一口破鍋，一家子吃不上，穿不上，十冬腊月小孩子还穿着单褲光着脚在雪地上跑。妇女生产队长赵刚，看着老車家小孩光着脚挨冻，心里很不好受，就回家把自己小孩的棉衣、棉鞋抱了一大堆送给了車大娘，車大娘接过了东西，一把抓住了赵刚的手，感动得一句话也說不出来，她的眼圈

紅了，晶瑩的泪珠滴在赵剛的手上，她俩的手握的越来越紧了。老車家从那时落戶后，在政府和大家的帮助下，日子越来越好了，現在你到她家里去看看吧！嶄新的被褥，小孩子都穿得花花綠綠的，并且都上了学，屋內摆设得整齐漂亮，一架新挂鐘挂在牆上，茶几上摆着整齐的壺碗，毛主席的象挂在牆中央，每天无论干活有多忙，車大娘和車大爷总是要擦它几遍。他們一看到赵剛非常亲热。和其他各族的关系搞得也非常好。象这样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在公社里又何止一桩呢！

党和政府也非常关心各族的生活，为了照顾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公社专設有朝鮮族食堂，每月供給百分之七十大米，百分之三十小米。学校設有朝鮮族学生班，在托儿所里的保育員，也专门配备了朝鮮族阿姨。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各族人民感到这民族大家庭的无限温暖，在劳动中、生活中他們結成了亲密的友誼。当朝鮮族李秉吉等社員，为支援朝鮮建設而出国，临行前，公社党委的干部和社員特地召开晚会欢送他們。亲人們准备了大米糲給他們带上。临行时他們与干部、社員，都落下了眼泪，难舍难分。真要开了，他們的手还紧紧地拉在一起不愿松开。車慢慢开了，社員們和車上的李秉吉他們一面互揮手，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車走远了，社員們还站在那兒，不断地向車上的人們揮手。

这就是各族人民友誼的体现，这种友誼比喜馬拉雅山还要崇高，比大海还更深远！

还是人民公社好

高坎人民公社从一诞生起，便在充分动员与安排农村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方面；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林牧副渔获得全面发展方面；在贯彻“八字宪法”，大兴水利，大搞深翻，大力开展积肥运动方面；在增加公共积累，提高社员收入，兴办公共福利事业，改善社员生活等方面，充分显示了“一大二公”的巨大优越性。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公社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后，更是走上了健康、巩固而且迅速的发展道路。

为了使粮食、蔬菜获得更大的丰收，公社党委紧紧抓住“八字宪法”，去冬今春，在全公社范围内掀起了大搞深翻，大兴水利，大搞积肥，精选良种，合理密植的千军万马的生产高潮。这一大跃进的生产高潮，精耕细作的技术规格要求投入极其巨大的劳动力，特别是今春，抢播春菜与抢种粮食作物，任务十分紧迫，而且今年在郊区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蔬菜种植面积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千七百多亩，仅这一项就要求增加五百多个劳动力。虽然由于减少部

分旱田，节省了一百多名劳力，也仍然缺四百多名。因此，劳动力就显得非常紧张。但是，由于有了人民公社，有了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使大批妇女和单身汉摆脱了家务劳动的束缚，投入了大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这就不仅大大超过去年同期的劳动力数量，也比去年公社化初期有了很大增加。仅女劳力就从公社化初期的一千九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人。这样一来，就有三百多劳动力投入了生产。

这一巨大的劳动力，加上公社化后推广和改革生产工具二百五十余件，新购八台拖拉机，八台机引擎，四台中耕除草机，四台汽车等等，这不仅提高了技术力量，而且也大大地减轻了人力的劳动，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社深翻土地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亩，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九·二；仅今春就新打电井十二眼，畜力井七眼，使水浇面积增加一万零三百二十九亩，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一·一，其中蔬菜面积是九千一百八十二亩，占蔬菜总面积百分之九〇·一，战胜了春旱，保证了及时播种，而且保证了幼苗生长良好；全社施底肥面积达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五亩，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九〇·一，平均每亩施底肥七·五车；推广优良种子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八斤；实行合理密植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五亩，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八·二。

由于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由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使每一个家庭都增加了收入，大大刺激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批判了平均主义思想，实行了统一领导，各负盈亏后，广大干部、社员干劲更足，斗志昂扬，使今年田间管理更及时，

鏟踏也更細致，防治了蔬菜病蟲害，因而獲得了春菜夏菜的又一次空前巨大的丰收。據八月十四日統計：全社春夏菜總產量已達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噸，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〇·一，占全年蔬菜生產計劃的百分之六九·五，上市量已達一萬二千五百噸，占春夏商品菜任務的百分之九四·二，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一·五。這一夏收，還是全面豐產。由於貫徹了“公養私養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全社生豬已達四千五百五十一頭，比年初增加近一倍，雞鴨已達三萬零八百八十三隻，比年初增加四倍還多，淡水養魚二十萬尾，較年初增加近十倍。這一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使全社農、副業總收入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末止就已達到二百一十三萬多元。比一九五八年同一時期增加了將近兩倍。這一巨額收入，不僅增加了公共積累，保證了生產發展（目前積累已達一百多萬元），也增加了社員的收入。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全社就實行了“月月預支、按月分紅”的制度。使社員勞動熱情更高，生產勁頭也更大，整個農村出現了一片新氣象。儲蓄戶越來越多，認購公債的數字也越來越大。僅東塔四個管理區一千六百零二戶認購公債數就達到九千八百二十九元。

為了繼續躍進爭取更大的豐收，社員們在突擊搶收夏菜的同時搶種了秋菜。到八月十四日，已經完成計劃播種秋菜面積的百分之九二·五。而且很多已經完成了頭遍鏟踏任務。目前，苗長得正旺，青幽幽的一片。剛剛搶收完了高額豐產的夏菜，秋菜就已經長得非常旺盛。社員們看到這一片

好菜，禁不住心头象开了花一样。他們說：“要不是人民公社，哪能把生产搞得这样快，这样好。”

对于高坎公社的社員們來說，最使他們忘不了人民公社的好处的，除了今年夏菜丰收外，便是战胜了严重的水灾的襲击。

七月二十九日，暴雨傾盆而降，三个多小时后，位于旧站管理区一带的牯牛河頓时决口五处，河水一泄直下，旧站以下沈撫鐵路和沈撫公路的桥洞太矮太小，根本无法排泄，大水就在旧站村迅速蔓延，整个旧站象个水簸箕，平地水深过腰，随即房屋倒塌。大片耕地也被冲毀。

正在旧站管理区开会的公社党委李書記及管理区支部書記、管理区主任等，立即奔赴現場。李書記連忙下水动員組織群众搶救生命和财产，他自己跳进两丈深的洪水里，用繩子把电綫杆連接起来，作为人們通行的扶索。水里立即搭成了人桥，搶救老幼和妇女，两小时后，人們平安地离开了險区。

在这紧急的時刻里，公社党委立即召开會議，討論如何救灾。會議决定分三条战綫即速行动，一是搶險，一是安排灾民生活，一是搶种秋菜，搶运已經收下来的青菜，动員社員鼓起干劲，进行生产自救。會議一致認為：損失几万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灰心丧气，一定要鼓足干劲，依靠党的領導，充分發揮公社的优越性，动員全社一切人力物力和天灾作斗争，变坏事为好事，把損失了的全要回来，而且要按照原定計劃，八月八日全部完成秋播。会后組織了防汛指揮

部，社黨委李書記、楊書記和公社魏社長等都親臨前線和群眾一起為徹底戰勝水災而鬥爭。

在搶險中，解放軍某部官兵二百多人也以忘我的精神投入了戰鬥，高坎、上馬、三家子等村一、二百社員也連夜趕來和解放軍官兵一起，搶堵河堤。公社迅速撥來一千五百多條麻袋，商店也運來了大批土籃子，五道缺口，在戰士們的緊張勞動下，在全社的一致支援下，第二天就全堵上了。經過搶救，沒有一個人傷亡。搶救中，也出現了很多動人的事跡。十三隊的馬棚，眼看要被水沖塌了，社員姜圓，正在家里搶救自己的東西，猛一看到馬棚就要落架了：“唉呀，十几頭大牲口要完了！不，決不能讓它損失。”於是抓起一把斧子就趕到了馬棚。“噼！噼！”砍開了門，“噼！噼！噼！”又是一陣斧子，把所有牲口的繩索都砍斷了，隨即便趕快往外趕牲口，十几頭大馬，全救了出來，使社里避免了一、兩萬元的損失。他這種愛社如家的行為，立即受到社黨委和黨支部的表揚與獎勵，並號召全體社員向他學習。這種忘我的精神，更加鼓舞了社員們的搶災的干劲。

為了搶救財產，公社黨委除立即動員了人力支援外，還撥了二台汽車，四台拖拉機帶着拖斗日夜不停地搶運已經收下的蔬菜，國家也派來了三十六台汽車參加搶險，僅搶運的土豆就達八十萬斤，避免了二萬四千多元的損失。

這次水災，一共損失公社集體財產二萬五千八百元，社員個人財產六千四百八十元，農作物受災面積三百四十七點九畝。這是當地歷史上空前一次大水災。市委焦書記，區委乔

書記和社黨委的幾位書記都親臨災區，指導搶救，並派來了慰問團、醫療隊，幫助安排了災民的生活。只三天就全部安排了下來，撥來了糧食與菜子。

為了進行生產自救，公社、各管理區、生產隊都積極支援了災區社員重建家園。公社撥了一萬元的物資（已付七千五百元），東塔帶來了白菜、蘿卜、菠菜等菜子三百多斤和十六名技術員，幫助搶種秋菜，高坎撥來了一萬斤土豆栽子。在國家、公社的大力支援下，僅四、五天就完全恢復了正常生產秩序，掀起了生產自救高潮。於八月八日按時地完成了秋菜播種任務，比無災的一九五八年秋菜面積還增加了一百五十畝，而且種得又快，又好。

舊站社員們，親眼看到在各級黨委領導同志的關懷下，一車一車的土豆搶運出去，一車一車的救濟糧、秋菜種子搶運進來，受災社員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這一切，不能不使他們想到舊社會受災時的悲慘遭遇，也不能不使他們想到一九五三年水災時，由於合作社剛成立不久，小社力量小，無法搶救，眼看着土豆、雞蛋被水沖走的情景。因此，他們非常感動地說：“要不是有黨的領導，有了人民公社，这么大的水災有誰管咱們。”最初，有很多人在空前嚴重的水災面前，發生過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這一下子完了，兩年也翻不過身來。但是在市委、區委的關懷幫助下，在公社黨委的具體領導教育下，迅速穩定了情緒，增強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到八月底大部分都鑿完了三遍地。

一場空前嚴重的大水災，沒有死一個人，沒有傷一頭大

牲畜。組織三、四十台汽車和拖拉機日夜搶運大量蔬菜，動員幾百人搶堵缺堤，使損失縮小到了極小的限度，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巨大人力、物力援助，這難道是可能的嗎？在三天之內就安排了全部受災戶的生活，照常吃上了飯，住上了房子，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巨大財力、物力，這難道是可能的嗎？僅僅四、五天時間就恢復了正常的秩序，掀起了極為猛勇的生產高潮，按原計劃適時地完成了秋菜播種任務，而且比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還多還快還好，如果不是有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共產主義協作，這難道是可能的嗎？這一切都表明：有了人民公社的巨大生命力，就完全可以戰勝自然災害，保證農業產量逐年穩步地增長。今年的舊站，也仍然大有希望獲得高額豐產，現在，人們已經很難看出大災侵襲過的景象。

這一切，使社員們深深地感到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無限美好！到處都可以聽到他們在歌唱：“人民公社好，紅旗迎風飄，工農商學兵，干劲比天高，工廠紅光照，農田衛星高，商店百貨全，學校紅旗飄，全民都是兵，江山保的牢。……”

十年后的畅想

亲爱的讀者，你知道了高坎的过去，更看到了高坎美好的現在，那么，高坎不久的将来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讓我們听听公社党委書記的畅想吧：

“……在十年后的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朝霞映紅了无比清新的渾河畔。河水輕輕流动，河岸，柳絲微摆；綠色的田野，一望无边。麦克风响起了前奏曲——‘晨鐘报曉’，播音員亲切地問候大家：‘早晨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蔬菜收割机裏隆隆地响遍田野。田野上，一片清新翠綠，鮮嫩的白菜、茄子、大辣椒，样样都比往年长的好。这些大都是公社改良后的新品种，成熟快、质量好，产量是成倍成倍地提高。收割机裏隆隆地刚响过，大头菜、白菜就已經連根拔起装上了大卡車，一車一車地运进城里。这边蔬菜刚装走，打池埂用的电动拖拉机，便开始了緊張的工作，播种机紧随在后面，留在地下的是新培育好的幼苗，整整齐齐一窩又一窩。水庫上，馬达不停地叫，涌出来清水一条条，沿着渠道，四处奔跑，挤进池田灌嫩苗。

“大約在十分之一的耕地上，苞米、高粱等牲畜飼料也長的非常好。那邊牧草輪作區的首蓿，也是青幽幽直苗苗。成千上萬頭牛羊，放牧在全社所有的山坡上。輪種地上的牧草，也一車一車地運來，催促着它們趕快長。農葯廠製成的刺激素，使它們長得乳多肉肥鮮又香。擠奶場，代替人力的是電力擠奶器。為了讓牛羊長得又快又多又肥壯，這裡建立了獸醫院和試驗場。每天總有千萬斤牛羊奶、蛋、肉，富有營養，使人民長得身體結實又健壯。正是：山青水秀好牧場，草青水綠牧牛羊，養得牛肥羊又壯，肉香奶鮮請君嘗。

“為了蔬菜鮮嫩、牛羊肥壯，公社的工廠出了很大的力量。煉鋼廠、煉焦廠、翻砂廠和機械廠，使公社的機械修配有保障；農葯廠、化肥廠，讓蔬菜沒蟲無病快生長；水泥廠、磚瓦廠，公社年年蓋樓房。這裡的工人又都是農民，昨天才從技術學校畢業，今天就穿起了工人的服裝，走進工廠，站在機器旁，勞動得愉快活潑又緊張。

“為了適應生產的發展，高坎建起了幾個集中的大居民點。一幢幢高樓大廈，代替了從前零亂分散的泥瓦房。寬闊光潔的柏油馬路上，式樣新穎的轎車、卡車、摩托車，來去奔忙。人行道上，垂柳迎着東風飄蕩。中心廣場的街心花園，桃紅柳綠百花爭艷。大馬路從這裡輻射開來伸向四面八方。人民公社的辦公大樓，筆直地站在光潔的馬路旁，樓頂上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百貨大樓就建築在這要道旁。門口，社員們進進出出，來來往往。一排排住宅，緊靠大道，誰勞動好誰就可以有一套。臥室、書房，電燈、電扇、暖氣，設

备挺周全。社員們个个心滿意足，都說好。

“本來就很美的高坎，人們又把群山都綠遍，到處都是樹木花草，白楊、榆樹、松樹、蘋果和葡萄，都經自己培育改良過，比起“紅玉”“國光”，更甜也更香。公社還修建了幾個大花園，專門培植有奇花異草。人工湖中荷花開放，湖心的游艇，三三两兩，來來往往。

“社員的生活，越過越強，收入一再提高，公社的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公共福利事業辦得更加好，物資供給也在一天天地不斷增長。每天勞動六、七個小時。機械化、電氣化，已使勞動變成愉快的事。生產發展，覺悟也提高，勞動逐漸成為第一需要。大學教育的普及，使每人的科學知識都提高。每人都在研究技術，使生產不斷發展，生產的產品又多又好。體育活動的普及使社員們一个个身體更健壯。放假日，一家大大小小，熱熱鬧鬧，一座新落成的全社最華麗的寬銀幕電影院上映的國產彩色喜劇片“天堂的笑聲”，逗得爸爸奶奶孫子孫女滿堂大歡笑。天倫之樂，還比今天好。

“……………”

見委書記的暢想，把大家引到十年後的一天，所有的人聽得入了迷。他接着又說：

“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有了人民公社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們相信，我們廣大社員正在繼續鼓足干劲，為爭取提前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而努力。十年後的高坎會比我們想象的更美好，全公社的社員們都懂得要用豐碩的勞動果實來支援祖國的建設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